

POTS

孽世代之聲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POTS

台灣立報週日版 定價五十元

電話:2367116 訂報專線:2366221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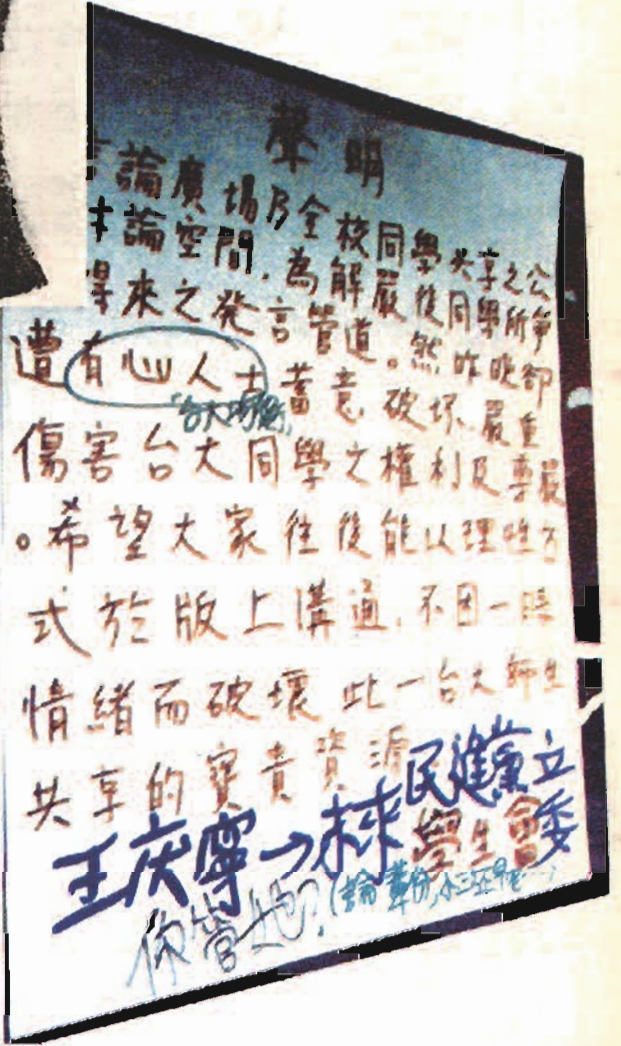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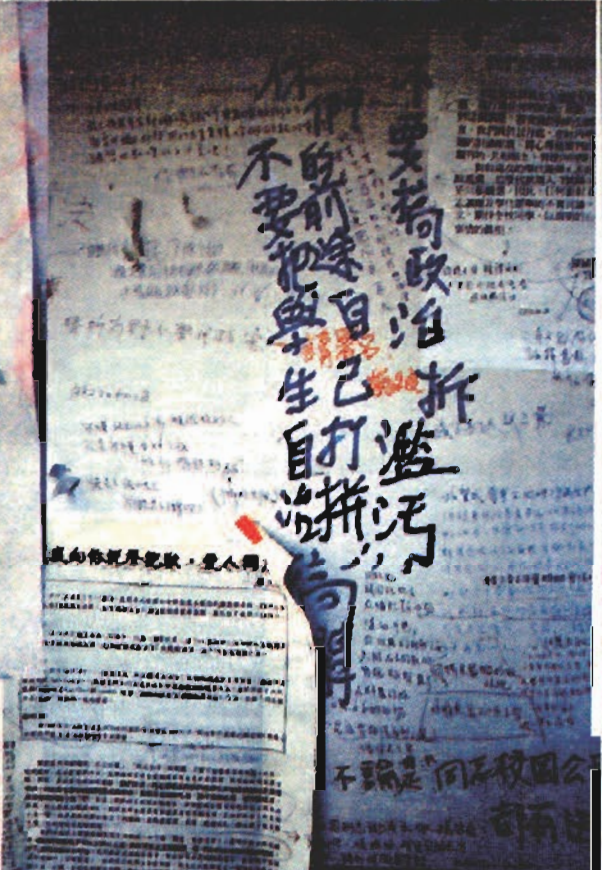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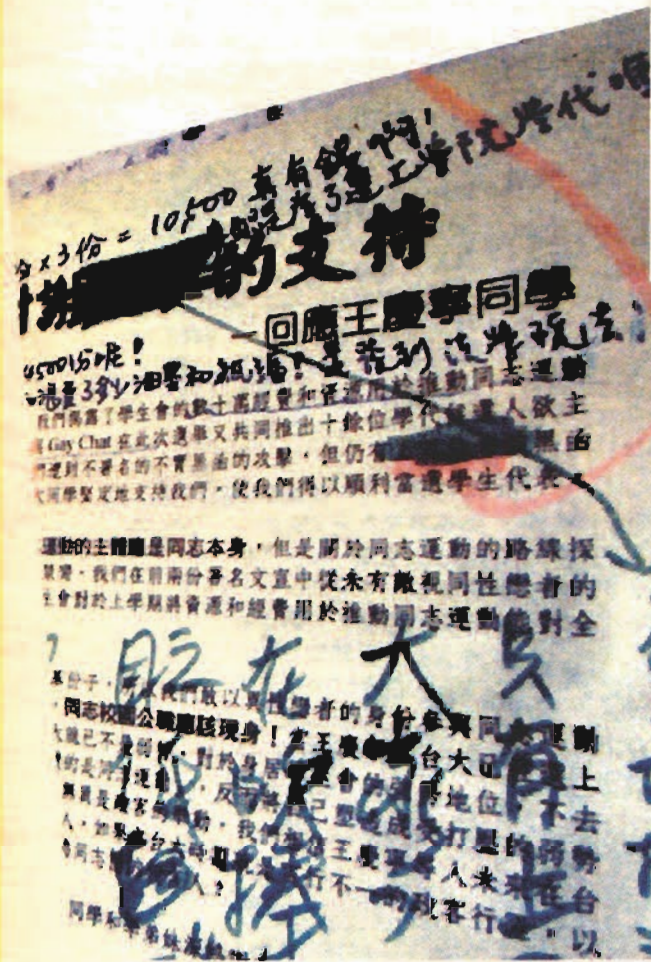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報字第00五八號\中華郵政北台字第二七七二號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1996年一月五日

第十九期

小心 挫

台大黑函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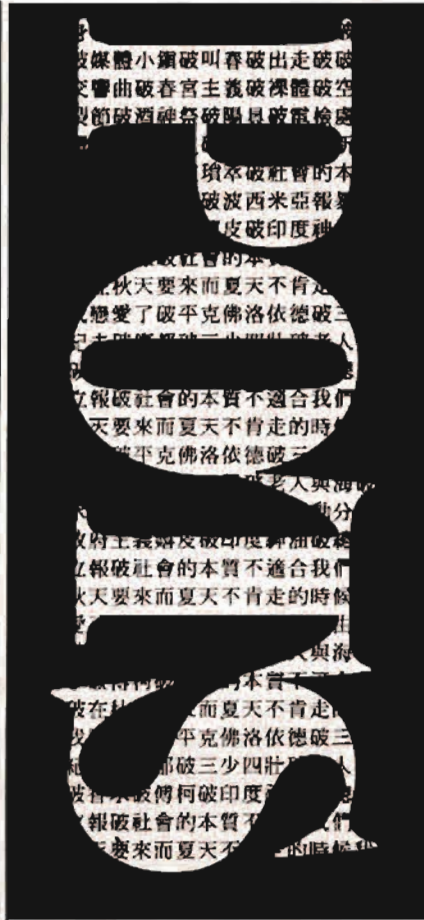


香港黑鳥 援助魏京生的行動音樂
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的網路連線
王樣水彩走馬 人生劉秀美的畫

十國春秋之肉鼓吹噪音篇
獨立廠牌望向東南亞
同志影展烽火論戰

破

第十九期 熱情的
幽暗的
藝術家和黑函一起亮相的



破 POTS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1995年九月三日創刊

社長/發行人：成露西

總編輯：黃係權

採訪主任：蔣慧仙

美術主編：王以倩、羅文祥、李瑩芝

電腦特效處理：施朝祥

文字記者：張育章、萬蓓琳、王錦華、

賴淑雅、李安妮

攝影記者：丘德真

編譯：殷寶寧

特約撰述：郭達年、舒詩偉、粘利文、

洪凌、邱莉燕、紀大偉、Fujui、Anes、

劉行一、陳雪、吳宛菱

業務部副總：陳星吟

廣告：秦祖誠

分類廣告：段愛蘭

發行：王松齡

台灣立報週日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版台報字第00八五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二七七二號

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每週八張五十元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電話：(02) 2367116

傳真：(02) 2367674

訂報、廣告專線：(02) 2366221

EM Address: lihpa@cc.wcjc.edu.tw

劃撥帳號：12283295 戶名：台灣立報

國內零售定價：50元

長期訂閱：一年(51)期1785元，半年

(25期)875元

空運訂戶：美加歐洲半年2200元，一年

4488元。亞洲半年1825元，一年3723元。

港澳半年1550元，一年3162元。

海運：港澳半年1125元，一年2295元。

國外各地半年1400元，一年2856元。

大家新年快樂。破週報終於在做人的貧窮資源下，撐了三個月，其中或多或少有些品質不甚滿意，但讀者和各寫手的支持，使得這地發聲的行動總維持者，特別是在許多刊物風聲鶴唳的倒閉邊緣中。

本期的故事又回到了校園裡同志運動發展的反控探討上。去年五月份的GLAD以來，位居大學首地的台大，在歷經台大學生會選舉、變裝舞會、到最近的學生會改選的過程中，從反對聲音的「沈寂」到現在終於有了異性戀焦慮的行動，我們或許從中可以探求同志運動策略的發展。

現在，在包著進步意識的校園中，異性戀份子開始使用熟悉的同志語言，機巧的

挪用與反動的攻擊，在偽裝的理解與政治正確的正義感裡，逼著同志們現身陽光與之對話，並將同志運動與女性解放運動作為相悖不容的理由提出質疑，更進一步，將同志們描繪成隱身享受利益、卻欺騙大眾自己身份的孽徒。

也許這是常識：所有的反控都是運動策略的關鑰。藉此，相信同志運動可以更巧妙(或者陰險點)的進出公私領域而不為人知，也不一定需要為人知。「come out」基本上是美國式的人權主張，一種熱情、誠實並將公民權認為是權利的最終保障。但是，幽暗的權力正是透過宣示身份而得以檢視，在注視的同時，強化對於欲望的單一認同，只要我們認

同了某一種身份，權力便不再監視，而我們自己透過社會承諾而轉變成自身對自己的監控。所以，問題並不在於出櫃與否，而是為何、如何的問題。相信大家可以在此專題中找到反思。



編輯室手記



來函照登

破週報是青年的租界，歡迎你來佔領。若是你對音樂、表演藝術、電影、美術、資訊……等有興趣，想要發表意見的話，請將稿件附上姓名、地址、電話、及身份證字號寄至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破週報)收

「世代誌異」的攻防戰

破報十七期石育苑君的來函照登，對「世代誌異」座談會極盡嘲諷能事，對一個當天現場的參與者而言，有些不同的看法，不吐不快：

(1) 石君列舉了「階級」、「政黨」、「路線」、「群眾」這些課題，嘲諷陳、傅、王、紀、洪等人並未討論。但事實是當天會場上不論是來賓之間或來賓與聽眾的互動之間，最熱烈的爭論(或說「焦慮」)即是關乎「路線」。至於什麼空泛的「階級」、「政黨」或「群眾」，我想它們雖然很重要，但不見得是左派課題中「最重要」或「唯一重要」的吧，如果石君不習慣來賓們

對歷史意識、世代的傳承或斷裂、另類/異端策略或生活主張乃至權力位置的攻防、爭執，那也只代表了他那種「路線」的左派成見，不必自許「左派代言人」，狂熱地測量別人的左派顏色。

(2) 我還很納悶一點：石君以為來賓們「不用接近人民」、「毋需走入群眾」的論據，竟然是「因為他們的「戰場」是文學的、文化的」？竟然只是因為有人覺得「文化的戰場是可以先展開的」？原來對「快樂的左派」的想像是不被「左派代言人」允許的，那麼紀大偉、洪凌的「酷兒」戰鬥位置在石君眼中，恐怕更是不屑一顧了。問題又來了，這究竟還是石君的「路線」情結

。我比較難過的，是石君並沒有針對他所堅持的「正統」以及他反對、不屑的部分，說一些比較合乎推論邏輯，至少讓人看懂的論證。而他所不屑的「快樂的左派」或文化、異端的策略想像，起碼當天幾位來賓(尤其是洪凌、王浩威)都曾簡要說明。

(3) 當天的幾位來賓，是否在言談間自命「先知」、「專家」，恐怕見人見智，但在石君攻伐的來函中，卻清楚浮現對「左派正統」代言人兼審查人的自許。但是，要參與「路線」之爭，要「內鬥」，不是只會「情緒性嘲諷」就可以的，他起碼應該有基礎的推論與說明的能力。

破訂戶：台南/郭丁元



請想清楚了再說，也請把話說清楚

對紀大偉一篇專欄文章所寫的非嚴謹的讀者投書

在聖誕節(或稱行憲紀念日，但這只是一般稱法，並不代表任何立場)當天，乍讀到在你的專欄(豚小屋)上的文章，覺得怒火上衝。每一次我都想這是一個的讀讀者陷入陷阱的行為，就是去「在意」它，所以我最好的選擇方法就是「根本不要去理會」它，讓「沈默」去作抗議，表示我連理你都不想。所以當我決定要坐下來寫讀者投書時，就意味

著我試圖要溝通，不管我多氣憤或是這篇讀者投書有多麼的不嚴謹。

首先我要質問的是，為何金馬獎國際影展非要給你(或是由你代言的那群你的朋友)好看的同性戀電影看？這是一個國際影展，只有電影，其實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同性戀」電影。它的重點是每個人要看的是電影，而不

是「同性戀」電影，但從1992年有了「同志專題」以後，這代表著一件十分可喜的事，那就是影展並沒有「忽視」想要看這類電影的人(雖然它一點也沒有義務非如此不可，而且，當然啦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它的票房也證明有需要這類電影的不少人口)。

(下文接第三版)

我要表明的是如果你要抗議它沒有成為「主要」，那你應該知道，沒有那個國際影展真的在那樣的在乎「同性戀電影」，因為它們只在乎「電影」（這也就是需要其他的標明是「Lesbian and gay」的國際影展。）所以與其去苛責金馬獎國際影展，不如更有建設性的就去成立一個屬於「這裡」的「同性戀國際電影展」。光是空口漫言誰不會，要作出東西才算得上是有「勇氣」。

我要說的是，這幾年我老是聽見一些「老頭子」在我面前罵影展有多難看，結果是他們連一部電影也沒有看。這多麼的可笑。因為大可以一部都不看，這是個人的事，但沒有看就說電影難看是多麼不負責任的事（反正每個人都生來就有這一張嘴嘛）。我從93年開始編寫特刊以來（但我不是工作人員，我也不代表影展。我的立場和所有人一樣，我就是一個愛看電影的觀眾），我知道影展的選片人其實非常努力的想要邀到好的重要的電影（而且對同性戀電影也毫不放鬆），但是並不是你想邀就邀得到。所以每年影展都是費盡苦心才辦成的，而且沒有人不希望能有機會看到重要的電影。舉個例子而言，像今年，在同性戀電影部分，在名單內的至少還有短片《輕鬆一下》、《世紀末遊走》兩位英國導演最新的

劇情長片，輕鬆調皮的《Laid Down with Dogs》以及改編自Dennis Cooper長篇小說的《Frisk》等等至少有五部以上，而且有的要價高到離譜（有的理都不理），像《美國手記》和《安然無恙》都是在已接近放棄的情況下勉力買下來的。最讓我生氣的是你因為沒有看到你看的電影，就說這是一個主流商品的影展（可真是時髦的藉口啊）。沒錯，你可以告訴我到底有那一個影展「不商業」？那部電影不需要作「販賣」（那會連半個底片都看不到）的，電影從來就不是慈善事業（還有，這年頭還有什麼是「慈善事業」的？請指點指點我這愚昧之人吧）。

其次，是一個比較深化的問題。如果你是一個真正在乎「同性戀議題」的人，你應該是一個會關心「什麼是可以得啟發」的人。因為「同性戀議題」的啟發並不只存在於同性戀電影，它存在於所有的電影當中（當然還有一大堆的事物當中），所以你至少完全不提《美國手記》、《安然無恙》或是《蝕》等等，讓我覺得你根本是「故意」的。如果一個同性戀者厭恨這個社會以「偏頗」的方式在看待同性戀，而如果他那樣偏頗而不負責任的看待事情，那是非常可怕的，因為，那只是還沒有領地的一個「法西斯帝國」在爭取領地、所有控制權

和國號而已。我要說的很簡單，天下真的是沒有白吃的午餐。我們需要，我們覺得不夠，那就去爭取（而不只是眼紅），而所有的爭取都是非常辛苦，非常需要耐心的。而不是嘴巴嚷嚷就有。而且如果同性者感覺到自己被壓抑不被重視，那就需要勇敢的去表達自己，去表達自身想法，生活態度和世界觀，而且要開放自己的心，不要去作壓抑別人的事（因為不是搶到所有的舞台就意謂著「成功」）。如果覺得別人不傾聽讓你很生氣的話，若當有人真的願意傾聽時，請不要成為另一個不傾聽別人的，因為那不代表你妥協了，而是你願意也去在意別人的看法。因為倘若你是一個在意「同性戀議題」的人，你應該更在意每一個人的想法，而不是拿著理論嚷著「這樣這樣才是同性戀」。

這世界不存在什麼什麼才算得上是真的「同性戀」。所以，請把話說清楚，而不要只是東一句「沒有好看的同性戀電影」（因為什麼樣才算好看）、西一句「沒有啟發性」（什麼才叫有啟發性）。你要把話說清楚，否則根本是你連想都沒想清楚。當然，一想的太清楚，說的太清楚你的某種「策略」就完蛋了。但願，我多希望，這，真的真的只是我的小人之心而已。

讀者／台北·林則良

來函照登歡迎各位愛耍嘴皮、辛辣犀利、愛亂丟燒夷彈的左派新人類來稿，每篇以六百字為限。舉凡批評、讚賞、反對、痛罵、崇拜在破週報發表的文章皆可。舉凡對台灣社會主流但無理的新聞評論皆可。舉凡對媚俗世界或是前行輩的作法忍無可忍，皆可來稿，本報一經採用，絕不刪文。至於稿酬，可獲得市面上不易買得的破週報一個月份。來稿請寄至台北市木柵路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收，或傳真：2367674，或以電子郵件寄至 lihpao@cc.wcjc.edu.tw。無論哪種摩登形式，請註明(破週報來函照登)收。

破週報是青年的租界，歡迎你來佔領。若是你對音樂、表演藝術、電影、美術、資訊……等有興趣，想要發表意見的話，請將稿件附上姓名、地址、電話、及身份證字號寄至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破週報)收



誤解的暴力：回應讀者林則良

閱讀林則良怒火上衝（他自己這麼說）的讀者來函，我甚感錯愕：因為來函中不乏誤解和暴力。對於誤解，我有意釐清；關於暴力，我要提出抗議。

林則良並沒有細讀敝文（12月22日破週報專欄）。如，他採用引號指稱我批評金馬影展「沒有啟發性」——但，實際上本人並沒有如此宣稱，一切有原文為憑。由此細節，可見林則良對我的指責係基於臆測。我在原文中指出「影展的一神性格動搖了」，是希望同志不必迷信影展；因為「同志不再只有一個最重要的窗口（指影展提供的同志影片），再也不必只膜拜影展，而有太多另外的選擇。」我只是向同志建議多嘗試不同的選擇，不必獨尊影展，不知林則良何必光火？至於我稱影展「異化」，是想指出影展在物質面的包袱，因此同志不

必對它心存太多幻想——我這麼說，也算是否定影展嗎？我人在學院，但也深知商業性就算在學院也不可免——林則良不必著急地教導我常識吧。我在原文中所強調的重點，係「我們看見的重點不是影展的無能為力，而是同志的市場」，是希望同志打鐵趁熱多做點事；我也指出讀者和創作者在當前的困境：「如何在捍衛鼓勵同性戀政治立場的同時，繼續豐富多元的文本意涵，成為同志創作的瓶頸」。我思考的軸線，在於同志創作的下一步該怎麼走；然而，林則良卻誤以為我在責怪為什麼影展之中「沒有好看的同性戀電影」。如此誤讀，我很感詫異。

更詫異之處是林文的暴力。林則良對我的嚴重誤解，以正義凜然的姿態指控我，在行為上就是

暴力了。我在文中提及塵世天堂雙姝奇戀，林文便稱我是「故意」不提美國手記等片——不禁啞然失笑：難道我要一一背出每個名字才算舉證？我又不是在編目錄！但除了誤讀的暴力之外，林文流露出的強烈說教色彩更耐人尋味了，以下試舉數例。林文說，「光是空口漫言誰不會，要作的出東西才算上是有「勇氣」——然而，事實證明很多同志就正在嘗試做戲劇作品，同志影展自GLAD以來不知在各校園辦了多少場，為何林則良視而不見？

只要是破週報的讀者就可以常常讀見很多同志努力做事的情形（我偶爾也參與其中），可是林文卻不負責任地以為同志只說不做。當然，是沒有大錢辦「國際」影展啦——何必好大喜功呢？林文又說，「如果你是一個真正在乎

「同性戀議題」的人，你應該是一個會關心「什麼是可以得到啟發」的人。因為「同性戀議題」的啟發並不只存在於同性戀電影，它存在於所有的電影當中（當然還有一大堆的事物當中）」——好可怕的說教，把常識硬教了一次，又否定了他人可能做過的努力。同性戀的思考本來就是 EVERY - WHERE，為什麼林文總是以為別人不懂事？

很多同志平日就在日常生活中尋得同志的幽默（包括我在內），並不像林以為的那般不可教化。林文的諄諄善誘可以免矣；除了豪華的「國際」影展之外，同志還有很多事要忙（別以為同志只說不做），實在無暇領受林文的教誨。受不了林文中的暴力，但歡迎林則良來關心同性戀的朋友在忙什麼。

文／紀大偉

讀者來函



封殺色情網路的德國佬



在資訊不甚發達的寶島，聽得出產名車與高科技文明的德國人企圖封殺色情網路（基本上是封殺所謂的新聞討論群 alt.sex）不免覺得有點匪夷所思。而此事件所引發的風暴更令人注目的是，為了讓二十萬人的德國人不能接觸到此一新聞討論區，美國的「電腦服務公司」不但關閉了兩百多個以性為主題的討論區，使得全世界的四百多萬戶的用戶全部受到波及，更有許多電腦服務和德國政府協商發展一套讓德國用戶不能進入以 alt 為首的性話題討論區，未來還要仿效美國線上（American Online），研發讓家長防止子女接觸性主題討論站的技术。這一來，全世界對於虛擬空間（Cyberspace）所懷有的

自由溝通的美夢國度，行將破碎，同時，對於地球村溫暖家庭的希望也重回地域政府和國家機器掌握的惡夢中。

什麼是 alt 為首的討論區？alt 其實就是台灣現在最紅的另類討論區（alternative），其實除了色情之外，包含了毒品（alt.drugs）、色情圖案（alt.pornography）、政治（alt.politics）、恐怖主義、左派批右派等等族繁不及備載，而每一個類別的討論區還有細目的討論群。當然，上面的事件，有許多網路族大笑德國佬的天真，認為封鎖新聞討論區不過像是在大海裡宣告自己的海域般，無法禁止海水流動。更何況 WWW 上出現頻繁的圖案與超文本（hypertext）的誘惑，又豈是游泳池（文字的新聞討論區）所能比擬？

在台灣，儘管 BBS 站裡流竄著談情說愛的無聊言說、充斥著流行心得的交換，但我們總是比德國佬優厚點，也許是傻人有傻福，透過學術網路，我們可以接觸到以 alt 為首的大部份討論區，也許找一個免帳號的新聞討論區伺服器，你大可看完 alt 為首的信件，然後轉寄給你的德國朋友。

如果你認為德國人非常保守，就大錯特錯了，德國一例絕非虛擬空間的特例，國家干預網路自由的決心也從未停歇。有的從基礎建設，有的從軟體開發，有的從教養思想。所有資訊的傳遞，所涉及到的硬體、軟體、提供資訊的人的必備要件，都是國家可以干預、檢查、封鎖的門檻。

世界並非只有德國人是天真人。

一大鍋事

營養的
美味的
在精不在多的

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九六年一月三日

性別

■十二月二十八日

探討性別問題，WWW 網路雜誌「烘焙姬 G - ZINE」妖嬈誕生

經過清華大學兩性與社會研究室多日的籌備，台灣學術網路上第一份以討論性別議題為主，取名為「烘焙姬 G - ZINE」的 WWW 網路雜誌正式上線。透過 WWW 的新興媒體，試圖以獨「烘焙姬 G - ZINE」特的影像風格、精緻美編，取代傳統完全以文字為主的論述方式，用散文、書評、藝評、網路抗爭、攝影、漫畫、電腦繪圖、HyperText 創作等手法，開創新的論述空間，探討由文化所建構的「性別」如何影響、扭曲人們的世界觀和行為模式。不管是妖嬈抑或美姬，「烘焙姬 G - ZINE」歡迎各種的性癖好、性取向，以各種方式在其中發生。

■一月一日

不想再「拖磨」，黛安娜答應有條件離婚

經過多年婚姻不美滿的日子，歷經大小媒體偷窺、炒作的英國王妃黛安娜，終於決定接受女王伊麗莎白的建議，和查理離婚，不過，她希望能在公開場合扮演定義明確的角色，獲得「將永遠受到王妃及未來國王母親待遇」的保證，並要求享有探視兩個兒子的權利。

■一月二日

王清峰呼籲女性參與政治

曾任婦援會董事長、律師、監委，與陳履安搭檔參選總統的王清峰，在接受中國時報專訪時指出，大專院校百分之四十二是女性，高考及格百分之五十七以上是女性，普考及格的女性更高達百分之七十八，但擔任議員的女性卻只有三位，顯示台灣的政治生態以男性思考為中心，女性多侷限在行政機關的中小階層，她認為國家的政策制訂應更周延完善、符合女人需要，同時也鼓勵女性走出來，關心、參與政治，帶動政治圈的良性改善。

媒體

■十二月三十一日

「黑白新聞」週刊隨九五年而逝

經濟不景氣、媒體也隨風倒，撐了兩年的黑白新聞週刊，終於在九五年底宣告停刊，二千多僱工作人員被迫要在寒冷的歲末換頭條。總統大選在即，「黑白新聞週刊」卻突然停刊，理由眾說紛紛，沒人知道最終底蘊，若要知道真相，恐怕得爬到辜老頭的肚子裡當蛔蟲才知道。

■九六年一月一日中時、聯合報價大漲百分之五十

路人甲：有點複雜的感覺！報業蕭條？為什麼呢？除了紙張上漲以外，應該是台灣的電子媒體來勢洶洶、一片長紅之勢，而平面媒體風光不再等等造成的！雖然只漲五塊，但是還是一下子漲了百分之五十，內心還是有些不爽！

■九六年一月一日

開年第一天，各大報沒啥事

一月一日翻開報紙影劇版，真的沒啥事，因為每家報紙都如同往年一樣亂拼亂湊，不是亂點鴛鴦譜，就是預測誰和誰會分手，誰和誰會翻臉，這些雞鳴狗的，當然都是有頭有臉有身家的俊男美女，不過誰也不知道是哪些江湖術士用什麼方法知道的，反正也沒關係，只要讀者看的爽就好了，而且是算命的，所以也可以躲過所謂靈驗的難題！

藝術

■十二月二十八日

到市長官邸喝咖啡、看表演

台北市長官邸擬改建為多功能藝文休閒空間，市府新聞處長羅文嘉廣邀藝文界代表舉行座談，依初步規劃官邸裡將設有劇場與咖啡座。市民主義萬歲！萬歲！萬歲！大家都很高興地謝主龍恩，然後就都忘記了我們其實需

要一個功能健全的藝文中心與適當的藝文補助經費，而不只是擠完車之後的露天咖啡座。

音樂

■十二月三十日

滾石雜誌讀者年度票選結果，再度成為樂界笑柄

曾經是搖滾文化象徵的滾石雜誌，近年來其音樂品味與「告示牌」雜誌的現代搖滾榜愈靠愈近，漸遭樂迷唾棄。這回揭曉的讀者票選結果，「年度藝人」由 Live 拔得頭籌，Hootie and the Blowfish 居次；「最佳專輯」首位為 Smashing Pumpkins 的《Mellon Collie And The Infinite Sadness》，其次為 Live 的《Throwing Copper》與 Hootie and the Blowfish 的《Cracked Rear View》。「最佳單曲」則給了 Alina Barisette 的《You Oughta Know》，結果只能以「悲哀」來形容。

尤其引發一群資深樂迷憤憤不平的是，這回參與「樂評人票選」的樂評人名單上，雖然出現了些平常未替滾石撰稿的人，但諸如 Greil Marcus, Robert Christgau, Dave Marsh, Robert Duncan, Neil Strauss 等名重一時的樂評人皆未獲邀請，使得這項榮譽純然成為替商業造勢的國王新衣。

破週報第十九期目錄 小心反挫 WATCH OUT THE BLACKLASH

編輯區 DEPARTMENT

- 2 讀者來函 LETTERS
- 4 破論 THE POTS VIEW
- 4 一鍋大事 POTS NEWS
- 5 目錄 INDEX
- 30 報馬仔 POTS CHOICE

破專欄 COLUMNS

- 6 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的一封信
- 8 魔鬼詩篇
 - 下了一場欲仙欲死的玫瑰雨
- 9 惡女周記
 - 紅鬍子
- 9 豚小屋專欄
 - 人妖的引號
- 10 人妖政治篇之七
 - 把話說擰的藝術
- 10 青年毛語錄
 - 肉體與戲服
- 11 騷音流慾
 - 十國春秋之肉鼓吹噪音篇
- 12 NOISE
 - 西雅圖之噪音
- 12 搖滾游擊手筆記
 - 行動音樂
- 13 霧中迴音
 - 歌德音樂札記(下)

破報報 POTS CURRENT

- 電子花車秀 PERFORMANCE
 - 14 嘲弄死亡對抗生命
 - 陳榮顯用創造力賺實在錢
 - 15 與紀錄片交會的日子
 - 15 結束還是開始



破專題 FEATURE

- 藝術實果 ARTS
 - 16 王樣水彩.走馬人生
 - 聽劉秀美來說畫

小心反挫

- 19 校園解嚴了嗎
 - 性別戒嚴,小心反挫
- 20 如何看待
 - 重視性別議題的學生會
 - 從性別改革
 - 與校園民主講起
- 20 校園同志政治露曙光
- 21 我們都是挫敗的正常者
- 22 異性戀反挫
- 24 暗巷遇襲的恐懼
 - 新世代同志運動
 - 面臨的難題與危機

音樂豬耳朵 MUSIC

- 25 Rest Less 上市第一炮
 - 音樂女遊俠
- 26 獨立廠牌望向東南亞
- 27 非爛片試聽會
 - 陳明章
 - 聽故事的人

另翼一律久久 ALTERNATIVE

- 28 另翼通訊口號:
 - 一壺濁酒喜相逢
 - 年年山水有今日
 - 通訊九號:
 - 批評新節目
 - 說謊夜總會(上)

山頂人茶園 寒舍茶坊
品茗·茶葉茶具

早上 8:00 ~ 凌晨 2:00
(國定假日 24 小時)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 3 段 40 巷 6 號
電話: 9384884 · 9384934



目錄

幸福世界
創刊廿週年慶

戀愛工具書
雜誌贈閱

(每本厚 224 頁)

函索方法:

每本附 25 元郵票(四本 80 元), 如需掛號請每本加附 10 元郵票。寄台北郵政 3-85 號公關組收我們將於一週內寄出, 歡迎您來函分享我們成長中的喜悅。

PS:

函索冊數不限!
好書大家讀

墨西哥

文 / 舒詩偉

「查巴達民族解放軍」

Eje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on Nacional

的一封信

墨西哥東南部的契巴斯省 (Chiapas)，對台灣的人而言，聽過的沒幾個；我們一般人頂多知道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或在美國加州聖地牙哥旁邊的蒂華納。不知道沒關係，世界有太多地方我們都還不知道；這也正如我們有許多人，沒聽過台中縣和平鄉或高雄縣好茶村一樣。但如果那一天在和平鄉或好茶村爆出原住民／農民武裝戰鬥，反抗由官方出面的暴行（如：蓋瑪家水庫），而且還採用最新的如：E-mail 通訊網路向全省、全球發出信件與宣示，而你還不知道這個地方，這表示你太 x x x x x 了。

契巴斯省也正是這樣，它位於契

巴斯省墨西哥東南山區，與瓜地馬拉相接；它出產石油、天然氣、咖啡與畜牛，但這些豐富的產品對千百年居住在此的五族原住民毫無關聯，不！應該說是毫無好處，只有更壞。契巴斯省是全墨西哥最貧窮的省份。這也與一般殖民地的歷史經驗有共通之處：資源最豐富的地方，到後來卻成為最貧困之地。

1994年1月1日在契巴斯省突然冒出了一個由各族原住民共同組成的頭戴面罩、手拿機關槍的「查巴達民族解放軍」。它很快引發全省的騷動，與全墨西哥、全球的注目；它與墨西哥政府的戰爭迄今尚未停止。查巴達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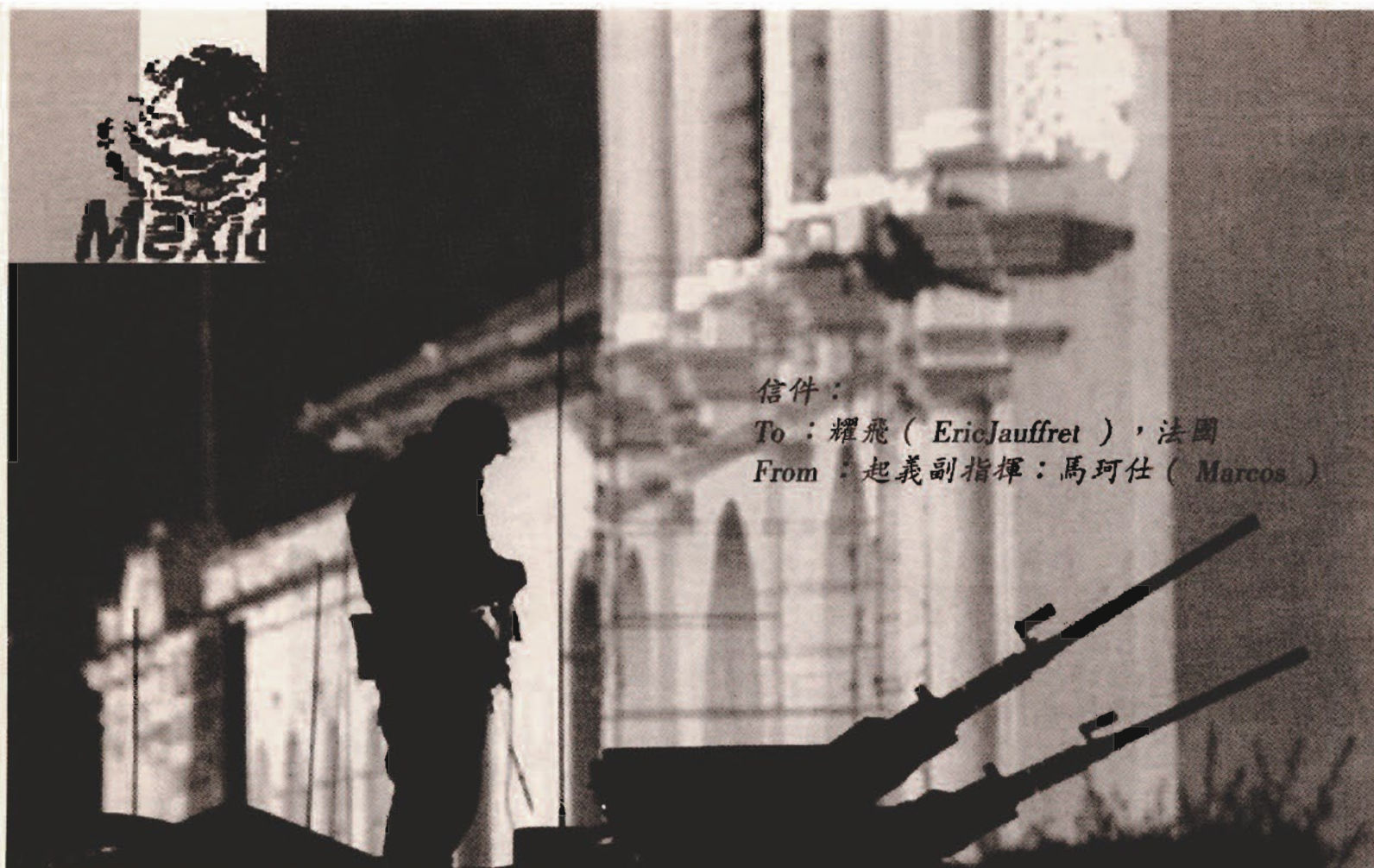
的真實身分沒人清楚，但有一點很確定的是它的副指揮（有正指揮嗎？或是集體領導？）兼發言人：馬珂仕（是真實名字嗎？）卻借著 E-mail 或自主的報紙、刊物以新聞稿、書信、宣言或詩詞等文情並茂方式表示「查巴達解放軍」的意見；這也顯示在新形勢下新戰場的爭鬥創新形式。

有關馬珂仕與「解放軍」的傳奇，以後會做較深刻的描述；在此僅先以馬珂仕近期的一封信，做為我們對墨西哥、對墨西哥人的認識，以及對台灣社會性運動的反思的一個方向吧！

圖、本報資料室
現身為了現身而藏匿的「尊嚴」之戰。
查巴達民族的建築原型，和為了藏匿而



專欄



查巴達的凌晨。查巴達解放軍與墨國的戰爭不僅是個種族/國族戰爭更是個階級、土地、文化的戰爭。
圖/本報資料庫

先住民秘密革命委員會——總指揮部，查巴達民族解放軍
墨西哥東南部山區——1995年6月30日

「我看到西開若人 (Sigüeros) 偽裝成孩童，鼓動高牆起來造反，我看到雷弗拉 (Rivera) 解開那共犯謎般、莫名的溫柔。」

—— Eric Jauffret

而我在這兒，則看到我們的人遮住臉孔來向世界呈現自己，脫掉面罩來向敵人隱藏自己。譬如說在最近一次政府軍隊的掃蕩中，有個軍官派到我們營隊區域……他搜索了四個月，連一個查巴達分子 (Zapitistas) 的影子也沒看到。他說：「他們全由山中跑到村子去，所以我查不到……」他也說明這戰爭很怪異：敵人為了藏匿而現身，為了現身而藏匿。

我另外也看到貝托 (一個十歲即將十一歲半的男孩) 把心目中的世界給翻倒過來。為了要能證明他如此看世界，貝托送我一張用藍色墨水畫出的畫：在畫中大海就是天空，天空就是大海。貝托也因在我們營隊的工作而長大，也負責我們 1/3 的柴火工作……「大海像什麼？」貝托這麼的問著。結果一定是他得面對一大堆有照片、圖畫、文字的書，書上也一定會先開宗明義的說明那老師認為萬分重要的問題：大海是陰性或陽性 (Le mar 或 L'océan)？而貝托只知道在大海中能不能飛機或直昇機。

「不能，當然不能」他老師如是回答，然後附上一大堆有關密度、物理定理、流體力量、H₂O 化學組成等深奧的說明與其他

複雜的事。

貝托於是要我跟他叔叔講，請他在「查巴達民族解放軍」(EZLN) 提出的訴求中再加上一條：把大海升到空中、把天空拉成大海。貝托認為這種大海比較民主，因為每個人都看得到；而且貝托自己也用不著再來聽一大串解釋，來得明白大海或希望原來是陰性。

貝托也跟我講他有個叫納波的朋友。納波的爸爸在 1995 年 2 月 10 日當政府孤軍欲奪回「全國光榮」時逝世。他爸爸受了重傷，無法隨著游擊隊友為了迴避政府軍伏擊而後退。幾天後，人們遠遠看到在他臥倒的上方有禿鷹盤旋。貝托於是收留了納波，教導他在拉肯當叢林中所有的求生技能。納波是個極傑出的學生。

納波也同意貝托的看法：天空應該低些，而大海應該高些。只要一個設有火炮的直升機飛過頭上就可證明這一點。貝托也不認為要改變這個會有多大的困難。天空與大海不都是藍色的嗎？它們不都是很大很大嗎？更何況，納波說道，把世界倒轉過來總比我們用頭來走路容易啊！對貝托、納波來講，只要能彎下身子再往上看天空，就很快樂了。

啊，我忘了講了，納波已三歲了，而且您想也知道，在這兒每年都像十年一樣。

但是，耀飛先生，我寫這封信給您主要倒不在告訴您貝托的畫、他朋友納波，還有他們想拯救世界的想法。我寫信給您，是想來謝謝您的呼應，還有與您講些我們的情況。

信件：

To：耀飛 (Eric Jauffret)，法國

From：起義副指揮：馬珂仕 (Marcos)

在這邊支持我們正義目標的當地先住民，已下定決心絕不投降、反抗到底，而且也絕不接受那政府想用來收買他們的施捨。他們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為替自己訂下一個只靠腦袋無法了解、只由記憶無法弄清或明白的字眼，這是個存在心中的字眼，是個心有所感、使男女老少以能做為人而自豪的字眼。這字眼叫做尊嚴。尊重我們自己、尊重我們上進的權利、尊重我們爭取自己所相信事物的權利、尊重我們依自己想法來活、去死的權利。尊嚴不是給用來研究的，它就在我們生命中，也值得我們為它去死；它含在我們懷中，也在我們走動時顯現出來。尊嚴正是那我們往往忽略的但也正是全世界人的故土。

我們的理想很簡單，同時又很大：我們期望能為這個國度、為全世界男男女女爭取到做為人的三個基本東西：民主、自由、與正義。看起來……這三件事對墨西哥東南部的人與對歐洲人有不同的意思。但想法卻一樣：擁有好政府的權利，擁有不受奴役的自由思想與行動的權利，以及推展與接受正義事物的權利。

正是因為這三個理想：爭取民主、自由與正義，我們在 1994 年 1 月 1 日拿起了武器。也正是因為這三個理想，我們到今日仍在反抗、絕不投降。戰爭與反抗這二件事也顯示這三個理想就是我們的寶、它們是我們的目標，我們願為之承受一切鬥爭的苦難、死亡的苦難……活下去的苦難。我認為我們的目標，不僅僅是我們的；它也是世間任何真誠的男人女人的目標。也因此我希望我們的聲音能傳遍世界。我們的目標不是戰爭，不是毀滅，更不是死亡。我們的目標是和平，但這是正義中的和平；我們的目標是建設，但這應是有平等與理智的建設；我們的目標是生命，但這是有尊嚴與進取的生命。

但在目前，我們發現自己處在萬分困難的情況。戰爭披著恐怖的飢餓外衣。我們整個營隊正處在連生存下去都成問題的情況。我們講出這些，並不是想來殉道或做無謂的犧牲。我們講出這些，是因為我們知道全世界的兄弟姊妹在知道後會立即伸出援手，來幫助我們達到那也是他們的目標。

在以往，我們蓋住自己面孔，以便向世界展示墨西哥底層真正的面貌，以及在用我們的鮮血擦亮鏡子後，墨西哥人可帶著尊嚴來在鏡前審看自己；在今日，我們拋頭露面，為的是能在那些據說是治理這國度者的謀殺與詭詐下求生。我們不再用武器戰鬥，他們在與我們的榜樣、我們的尊嚴作戰。

在雙方和平談判期間，政府代表表示他們並不完全明白那叫尊嚴的事，也請查巴達代表向他們說明。這使得查巴達分子大笑。在漫長的苦痛後，他們終於笑開了。笑聲四處迴蕩，越過那自豪藏匿他們害怕的高牆。查巴達代表在會議結束後仍笑聲不停，他們告訴其他人這件事時一直在笑。聽到這件事的人也在笑。他們的笑聲，改變了那些一直在承受飢餓與醒悟出來的面孔。查巴達分子在墨西哥東南山區中大笑，連天空也無法阻止他們的笑聲，自己也隨著爆笑起來。天空笑得這麼猛烈，以致於冒出了眼淚，開始下雨；彷彿笑聲正是帶給乾旱大地的禮物。

在這笑聲如雨般落下時，我們會輸嗎？誰又該輸呢？

因此，耀飛先生。敬禮！且請記住全世界正藍得像個橘子。

本文譯自 Z - magazine, 1995
p.5 - 6 (Ben Ehrenreich 譯)



魔鬼詩篇

Satanic Verses



下了一場欲仙欲死的玫瑰雨

文 / 洪凌

e-mail:

Anti - Christ.bhs@
bbs.ntu.edu.tw

「是的，死亡並不是救贖。」
我看著姊姊，她落寞而冷酷地說。
「死亡之外，還有著對於某個殞落星星的期待……」
那是什麼呢？下回再告訴你！

【附錄：書籍資料】

1. 書名：Winterlong
(漫長的冬日)
作者：Elizabeth Hand
(衣利沙白·塞特)
出版社：Bantam Spectra, 1990
2. 書名：Aestival Tide
(夏潮)
作者：Elizabeth Hand
(衣利沙白·塞特)
出版社：Bantam Spectra, 1992

——十世紀末的此刻，我邂逅了——
一個尖利的姊姊。無法說她讓我感到愉快，因為那對她而言，是過於輕盈甜美的形容。她的美麗堪稱是冰封於絕對零度棺材的黑色水晶，睜視著，誘惑著——我就是那種會被她釣上的小獵物。捧著她的文字身體，我讀進她的骨髓深處，每一顆寒酷的符碼在在說明著：滅絕本身是如此地「痛快」。

姊姊的名字叫衣利沙白·塞特 (Elizabeth Hand)，而她的文體也就像一襲雪衫，在體膚交纏的同時，血液的高熱能量不斷地被她吸取。她的故事就像是從天而降的玫瑰花瓣，絕美地覆蓋了我的感官。直到被情慾的張力銷蝕殆盡，我才恐懼 (也許還揉雜一絲邪門快意) 地領悟到，原來玫瑰的本體不是玫瑰，而是虛擬成玫瑰外型的毒物！真是致命的擬仿 (simulacrum) 呀，這回玫瑰的刺可真的會刺死你。

就這樣，人類所生產的「最詩意的病毒」(the most poetic virus) 註定要回報它的製作者——站在她文本的入口，我看著玫瑰樣態的傾盆大雨蹂躪了狂喜的地球，生殖出最可怖也最魅惑的末日景觀。之後，某一部分的選民榮登天際彼端的衛星 HORUS (Human Orbital Research Units in Space)，在星際間

的人類聖域扮演假惺惺的救世主與奴隸販子。至於殘留在變形地球上的，就是劫後的慾望天使，殘酷的天使……

在玩弄遺傳因子、拼貼生命/性別/情慾元素的「人類基因工程實驗室」(Human Engineering Laboratory)，一個怪誕的女孩 (Wendy) 就像是個要命的精靈。她能夠潛入任何它者的心靈禁區，被形容為「腦髓之間的陰影」。她跑到了瘋狂詩人的愉悅/痛苦中樞，在心靈治療的過程，不自覺地殲滅了她的許多「病人」。最後，她鑽入她的養母 (也是她的主控者) 的腦中，那個叫做「慾望與恐怖融合唯一的黑暗核心」。女孩的能力喚出了異端魔性的化身——奇異地擺盪於肉身與精魂之間，吊在蘋果樹上的綠眼男孩。在那個血紅光芒與深沈黑暗交集的「非空間」，叫做貝爾 (Baal) 的魔鬼，就這樣從非現實的彼端進入這個連魔鬼也忍不住愛撫的塵世世界。

在不遠處，搖搖欲墜又頑強不屈的「樹叢的城市」(city of the trees) 掌權的系統與一些經營著麻藥、香料與肉身的「愉悅提供者」(paphian)，以彼此認可的共謀，交互建構起一個既原始又精密的交易模式——前者提供權力的保障，而後者以沾染體液與香料的身

軀，為前者舞出一場又一場的官能儀式。哎，那是殘忍的、不毛的、絕對的「主控與被控」(dominance and submission) 愛慾模式。其中最讓我驚怖 (而且騷動) 的，不只是劫後的時間向度與歷史脈絡，就這樣子被置換成殘暴而不失美感的「象徵性交易」(symbolic exchange)，而是那交易竟可以被推衍到如此的極端情境——「愉悅提供者」彼此生養，製造出更多鮮美的孩子，好讓那些長相貧乏的掌權者充分地消耗！那些經過玫瑰雨洗禮的孩子，可能被輪暴而死、可能被肢解玩弄，如同被本身醜陋的捕蝶人盡情宰割的幼蝶，幾乎沒有任何反轉其命運位置的餘地。

和超能力少女是雙胞胎的男孩 (Raphael)，是個美麗的「愉悅提供者」。原本他一直生活在對於知識與美的純真渴望，以及粗壯男主人的命令與疼愛。最後，當他終於覺悟到，自己只是個任憑主人分發、隨時可宰可丟的寵物，從非現實領域被招喚出來的綠眼魔鬼貝爾，水到渠成地鑽入他的體內——如此，被異化、非人化的男孩與非人的魔鬼交媾，他必須成就這個早已覆滅的世界，為每個絕望的生命帶來極盡銷魂的死慾奔流。

然而，若是那些沒有死亡概念/能力的生命呢？或者，有的是已羅

活在死亡中、浸潤在永劫不復的腐朽深淵？在阿拉柏絲 (Araboth) 這個地底城市，隨時都可能被一年一度的夏潮 (Aestival Tide) 沖毀；但是，這裡又是統掌地球的畸形家族奧辛納特 (Orsinate) 的隱身洞窟。這個城市以九層天使的結構層級為建築構圖，從六翼天使 Seraphim 到最下位的 Angels，每個位階都和特定的慾望物種連結——例如，反諷地，美德天使 (Virtues) 的階層就是被視為性慾畸零的雙性生物的住處；而大天使 (Archangels) 的階層，竟是那些再也死不了的「活死屍」的巢穴。

所謂的活死屍 (zasa)，在拉丁文的意思是「空白」；也就是說，已然死朽的內體經過狠毒的再生手術，刺激腦部的某些神經，讓這週身體化為某種非生非死、感官被奇異扭曲的狀態。成為活死屍，意味著永遠地被奴役。連死亡的終極快感 (或救贖) 都離你而去。在某段交著殘暴與冷峻的激情場面，奧辛納特家族的女王 Shiyung，就把桀驁不馴的情人 Margalis 變成這般不堪的樣態。有趣的是，被不死的「中界情境」所捆綁的 Margalis，從而體認到「地獄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破爛的肉身與扭曲的心靈，註定不斷地回歸到自己體內。是那麼荒蕪，連死亡都無法拯救了。」 (待續)

COLLECTIONS

專欄



惡女周記

紅鬍子

文 / 陳雪



直到昨天晚上我才明白，月經不但不髒，而且還可以吃。

阿妙說。原來這就是她一大早打電話給我說非得告訴我不可的「驚人醒悟」。自從她和真真談戀愛以後，一個半月以來我差不多聽其她說過二十次以上的「奇妙發現」。我在豆漿店裡睡眼惺忪地聽她說話，連鄰桌的人都聽見。

——以前我男朋友老是抱怨我經期太長，每次約會如果我沒事先通知他，等到要做愛他才發現我月經來潮，那天一定會大吵一架，他甚至連統一發票沒中獎，上班遲到這種事都推說是我的月經害他倒楣。

阿妙說，她以前男朋友前些日子還不停來找我，說一定是我灌輸她「邪惡思想」才毀了他們多年的感情。可是，過去阿妙半夜打電話來，不是說「怎麼辦，保險套破掉了會不會懷孕啊？」，就是「我的生日他卻堅持要和老板去打高爾夫……」。這類的事。

——我從來沒有在經期做愛過哩！而且每次經痛他都說我大驚小怪一點都不懂忍耐。他那知道頭兩天我要吃多少止痛藥才能去上班啊！

不過後面幾天不痛了，性慾又強烈得嚇人！可是這些真真都明白呢！我們的月經甚至同一天來呢！用同一個牌子的衛生棉，還買熱水袋幫對方熱敷按摩。

阿妙說。這些我也明白，對月經我有千百個理由可以抱怨，卻不是男人想的髒、噁心、會倒楣……這種問題，純是身體不舒服，而且討厭那種疼痛。

——真真說，「我想親親它」，是真的去親喔！還像吃冰淇淋那樣去舔食，我差點嚇死了，可是又舒服得要命……哎！想起來都不好意思，卡文克萊的床單搞得像日本國旗一樣，紅通通一片。

阿妙說。我看見她臉上飛起一陣暈紅，我竟微微地心動起來……多麼美的意象，她們一定體驗過所謂的「欲仙欲死」吧！我多想見見她口中不斷提及的那個女子，她才真正懂得女人身體的奧秘。

——她說：「我愛你身體裏每滴流動的液體」，多像句詩啊！活了快三十歲，現在才知道怎樣使自己快樂，不再戰戰兢兢想去迎合別人的期望……我愛我自己。

阿妙說。

那一刻我彷彿看見她突然仰起頭，雙眼微溼，臉頰染著鮮豔的紅彩，像美麗的鬍鬚，是紅鬍子。

人妖的引號

文 / 紀大偉



豚小屋專欄

9 5 年未台灣社會最引人憂心忡忡的現象就是人妖了：校園學子紛紛公然在舞會以奇技淫巧粧扮為異性（男扮女尤其讓人難以容忍），未料聲色場所中也不乏陪客的人妖。這些人妖不但粧扮令人驚豔，其態度更引人側目：其中不少人並不避諱媒體鏡頭，反而大方地逼迫偷窺的眼瞷就範，要它們帶著惡心感來看。而這些人妖，身為人民耳目的媒體很感凝重悲凄：究竟該如何描述這些怪胎呢？為了這些不女不男，媒體採用的代名詞也就不能是正常的：他、她，而改成「她」、「他」。彷彿引號「」可以化為這些不要臉的人的臉皮，把「他／她們」丟掉約臉粘回去。

「他」「她」的使用，在當今社會脈中讀起來，很像是侮辱：當一個本來不可置疑的詞——更何況它表示人的身分——身陷引號之中時，它原來的自信滿滿就受到了質疑。引號這層膜皮黏在

人妖身上，厭惡人妖的正常人便可以幻想自己和人妖保持安全距離，而喜愛人妖的歪人則氣憤這層膜讓人和妖不能走黑暗、在陽光下做朋友。然而，如果我們試圖剝開粘附在引號外頭的污名，就會發現引號的巧妙：本來，女人／男人、她／他的定義就不安定的，應該被圈起來好好耍弄一下——「他」「她」不但應該用在人妖身上，也應該用在任何人身上：有哪一個人的性是可以不受懷疑的呢？甚至，可愛的人妖一詞也不該獨受扮裝族所壟斷：人人皆有妖氣，妖也有扮人的潛力，所以何不彼此尊稱對方是人妖呢？引號，以及相關的不確定，讓人可以多留心人口之中的歧異。

相關的一種現象：在電腦 BBS 上，人們大多採用化名，通常也不表白自己的身分，網友也多稱稱「你」，不管這個「你」所指涉的對象是男是女（許多人認為想當然爾玩網路的女性終究是少數，所以少數就服從多數吧）。BBS 上的「你」不會輕易出現，除非有人表明自己是女性。如果，向一個不表明身份的網友選擇「妳」，而對方又不把自己認同為女性時，對方往往會抗議「你」的誤用，這真是奇妙，為什麼女性「可以」受得了身上的「你」「他」，而以「妳」「她」稱呼男性則是冒犯？——原來這種逾越還是禁忌。在網路的曖昧、在引號的不明之中，我們可不可以不必如此不安呢？

專欄

文 / 吳苑菱

把話說擰了的藝術

答非所問式的荒謬，是以上當陷阱為開端的措辭機制，而發展出來的文字立體塗鴉。從性別語言學來看，女性說法在傳統聯想中總是勾心鬥角的邏輯，充滿了結構鬆散的天語亂墜神秘感。男性則傾向於就事論事，從批判的角度來觀察並言談一切，所以想要把父權理性惹毛，使之言語含糊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女性主義策略所搞的，就是妄想，從男性語言的樹叢旁另起枝芽，建立陰性語言的新柴火爐灶。

孩童土裏土氣的發音，把話說糊的天賦簡直就是一種反文明的潛能。文藝創作上反文法的命題或語法風格，則屬於文字的加洗功能之應用。比方說，「長了狼瘡的愛情」和「在友誼的屋簷下乘涼」同樣是散文詩的再利用，浪漫小說的書市經常充斥此類通俗廣告的文句。在另類文學中，破裂語法如「梳洗一下何妨」，把副詞頂替作動詞，或者去除主/受詞原位於，採取文法移

異的陳設法來塑造語文新境域。

New Bred Art of Rap 在學術派中找不著史脈根源，它或許是反溝通哲學的動物語態化，表現出擬化獨自的多語症。饒舌音樂也可以視為贅語症，如何破除語辭指涉的迷信，唯亂意堆造字彙之遊戲可以 make it。八股文猶如排場形式內對作古死者所下的訃文招牌，為人下蓋棺之論，在邏輯上若犯了一次推翻論，則此人生前之行誼就如打翻的湯收不回來了。寫史之人如顏真卿正是 commite 此種禁忌的誣史者，他一邊依靠權勢訪查武則天對他之史筆的意見，另一方面又隱匿自己左派邪謫的見解，等待皇帝謝世後才發行見世，這是史官犯了不誠於史的例件。對照在文學中當然也有同樣的例子，因為自己擁有文學評論的成就而以私心下註者，在東西方多如過江之鯽。

為文與說話在溝通上的差異功能，在於前者可以補足後者之表達不

足。文字若用來作為說解藝術之參考書，〈文心雕龍〉是中文字根的指南，漫畫故事書也可以是策略書，所有的印刷品都可選用成另類教材。告狀也是一種交談的方式，如果大學中的辯論課程改編為製造冤獄的政治鬥爭學，則毛派語言學可能又要文藝復興了。

高中理化教育課文中應增編一章節介紹科技資訊的教材，對 PC 的的啓蒙入門奠下基石。由於電腦語言是新興的一門文字科學，它也含有敘述邏輯和程式文本，跟撒旦文學一樣深奧。文明的竊聽傀儡根本是隱形的殺手，如〈網路上身〉囊空穴來風的恐怖電腦鬼魂，它是人類創造出來的陰靈敵人。

書寫論述再怎麼演變，都是理智的產物，外來語的壓迫總是無形地制約著人們的生活。夭折的愛因斯坦不能再換算科學世界的真理，卻可能被大氣層的失恆套牢，留在陰間執著地推算氣體公式。科學的亡

靈在生前死後，依然脫離不了數字與符碼的附身，永遠掌握著計算工程的脈絡。

在符號學中，象形文字被視為圖像與文字之間過渡的中介始源，由於宇宙受符碼形象化支配，一切進入了文字時代。潛意識的誤打誤撞，正如同文明省略掉形容副文明的敘述，導致意識的神經錯亂。語病不難產生，厭語症是對修辭禮節患了失憶毛病而發生的徵兆，如果常常看電視就能避免病情復發或加重，則 TV 也可能是毀滅文明病之外，製造文字業的權手。文字宗教造成人類的非/理性膜拜，書籍出版業正是它吸金創建起來的教堂宗寺。

文言文的世界充滿了目的之假象，也疏通了語障的錯覺，文革就是對文藝恐慌而發生的學術中空期，所有的創造慾望被迫停滯。即使在歷史斷層前後，文學仍承續發展，只要有人活著一天，人文主義就不會死。

青年毛語錄

肉體與戲服

文 / 陳梅毛

——將身體「私有化」的對抗實踐

劇場異叫手搞。
革命不涼飯本

這是一個冷門的話題，因為沒有人曾經提起這，在穿與不穿以外，這一大片處女之地，向來只在一種百老匯式分工的「服裝設計」之下隱沒不見。然而，劇場與三宅一生、CK、NET……之間的關係，不在這裡拆解，又會是在哪裡？我走進遠企之時，劇場又在哪裡？除了裸體之外，戲服又能翻起什麼樣的激進議題？除了角色的日常服裝，歌舞劇的炫目華麗，詩意般形式劇場的極簡風格，到底，在一種流派的選擇題目之外，我們演員的肉體所對應的服裝概念，是否有任何一種思考系統的存在？

想起在「桌子椅子賴子沒奶子」（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演出之前，我要演員穿上褲子，關文勝在「四流巨星」之中脫衣嚇走一對中年

夫婦觀眾的事情（一九九五年七月九日），我開始思考到這個，戲服與肉體的關係。

於是，我想到了我慘痛的青少年回憶，軍訓制服、黑皮鞋、黑襪子、綠書包（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以為我們都是軍人），還有，髮禁。與那些靠恐嚇青少年賴以維生的訓導主任、輔導組長與教官。而這樣的一種成長經歷，恰恰好並不是在髮禁解除之後就消失的，而是他媽的偏才才正式開始：一個肉體衣著的權力結構的問題。

在政治威權部分撤退之後，填補空間的消費商品成為新的威權，個人對其肉體的態度，仍在順民的領域中徘徊，在流行風尚之中做一個品牌的吉普賽人。更回到戲服的範圍上來說，上述的寫實主義、歌舞劇、與形式主義……等等戲劇流派也不過是「固置」的品牌，易言之，戲服的廣大生產空間仍受制於既定品牌的空間，牢固的戲劇權力上位概念的控制，大體上，除了（以我看過的為例）江之翠表演南管時將古典戲服稍做重組，點出另類南管的可能性之外，大多尚未成功逃出現有的權力框框，並且在逃逸之外，反過頭來將它一軍。

因為只在自己身上發生的革命是注定要失敗的，再炫的龐客也只能證明其個人主義式的權益，從而使「正常人」（也就是威權價值的體現者）更加明顯。於是，搞搞新意思，穿穿新衣服，或許是台灣小劇場九十年代後期的好去處。



COLUMNS

專欄

騷音流慾

文 / 劉行一

十國春秋之「肉鼓吹」噪音篇



李匡遠，事後主為鹽亭令。時鹽鐵所在充斥，匡遠捕捕無虛日，時人號之曰健令。已而遷鹽鐵判官，代宰相母昭晉理使務，匡遠性苛刻，一日不斷刑，則慘然不樂，常聞梟楚之聲曰，此一節肉鼓吹。年八十二卒，後並發其墓，分其四支。
(十國春秋卷五十三事傳)



◀(附圖說明)此圖乃李匡遠創發之概念「肉鼓吹」的圖像模擬以及電影「十八層地獄」的原聲帶封面。

李匡遠除了是個虐待狂(sadist)之外還是什麼呢?

捶楚之聲乃刑求犯人時所發之聲；鼓吹則是音樂的意思，「肉音樂」！變動性絕不下「人肉叉燒包」。

倪匡有一部也是在講歷史上被各種酷刑致死的名人的科幻小說「極刑」，以前被凌遲、五馬分屍等等的人被製成蠟像並模擬施刑場景於現代展覽，而主角偶然間得這些受極大冤屈的亡魂所發出的無法消散的哭訴與呼號簡直就要發瘋甚且情願去死，比下地獄還可怕。這樣的一種「噪音」恰如最現代科技所研發出來的極低頻音波武器般具有無比的殺傷力，可以讓人失去方向感，頭暈、嘔吐、大小便失禁，對於這位可敬的李兄倒成了一帖興奮劑，他證明音樂/噪音確能撫慰人心。

東坡一日無肉則不食；匡遠一天沒聽到肉鼓吹則悶悶不樂，日子真是空虛地難熬，他知道也聽過原本

的「鼓吹」，但現在聽到了更美妙的肉鼓吹，宛如一個原本聽古典音樂的人瘋狂迷上噪音；那沒有肉鼓吹的靜默時刻顯得如此巨大而想要擺脫。匡遠，我知道你怕寂寞/silence，所以你必需「嗑藥」，以噪音填補、反制這「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靜默」。聽到仙樂後，你學會如何享受，並開始挑剔，我們不能怪你。

身為一位噪音實驗者，他開發出肉體做為樂器(instrument)的最大多樣性、可能性。首先是最基本的發聲器官—口，不同的刑具伴隨著不同的呻吟、呼號、慘叫，不管是重金屬還是工業團的嘶吼與之相比都成了輕音樂；拔掉舌頭，再弄啞後還有肌膚被燒炙、被鞭抽、被分割、戳、擠壓……的響聲，棍棒齊施打在脊背上是振奮人心的節奏，烙鐵上黏著一層皮，鞭子上帶著血水肉屑，哦！這只是前戲？如果約翰·凱吉(John Cage)發明的「加料鋼琴」(prepared piano)打破了平均律，並開發了傳統

樂器音色可能性及樂器角色的轉換(將鋼琴變成一個打擊樂團)，那麼李匡遠活動力更為旺盛，每天自由地不斷做出各式各樣的「加料噪音身體」，弦、管樂器、打擊樂器一應俱全。他導演著各種演奏法，認真地做不同的樂譜詮釋，這名指揮家毫不馬虎；西北方，甲，呻吟聲大小；東方，乙，就是你，每七彈指來一次慘嚎；西南方每一柱香更換一次新鮮哭號；西方，丙，豬！你太早出聲了！這樣不行……環繞音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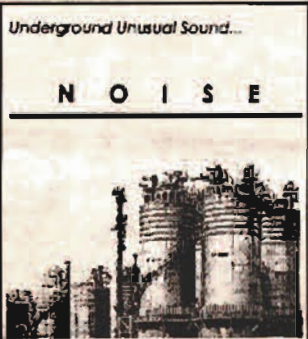
他不管供辭的虛假與真實，不用聽犯人辯解，不雅會求饒的言辭，只要每天能快樂地聽著肉鼓吹。他不信任語言，不管由智力或抒情而發，不聽有詞的歌，只喜歡最直接、最肉感、最色情的肉鼓吹。他宣稱：語言已死，所以人也該死，唯存其聲線繞。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

。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莊子內篇、養生主)

騞然，指骨肉分離聲；奏刀騞然，進刀割解時發出嘩啦響聲，中音、合音節；配合桑林(殷湯樂名)樂章的舞步，符合咸池經首(堯樂)的韻律和節奏。

一個肉鼓吹的逆反。雖然庖丁和李匡遠都是肉身噪音工作者(flesh-noise-maker)，不過區別在人肉或牛肉，但他們卻往相反的路上走。匡遠並沒有將創造出來的奇妙聲響歸於任何一特定音樂類型，將捶楚之聲此一特定聲響比做總體概念的「音樂」，其實是對音樂概念之主觀限制，換句話說，將音樂「噪音化」；而庖丁將解牛之聲比做另一特定樂種(桑林、經首)卻反而將原本的噪音「音樂化」、「符碼化」，一種凝固的譜示，想像到此為止。庖丁，學院派。



文 / Anes
E-mail : sac33946 @saclink1.csus.edll

西雅圖之「噪音」

雖然許多美國人至今還是一廂情願地自我中心，認為全球事物是繞著他運轉，全世界人都該說英文；弱智的 Great America 和狄斯奈樂園、麥當勞垃圾速食、好萊塢影片、瑪丹娜品味也以托拉斯管道侵略了尤其是歐日之外的世界，仍自鳴得意地認為全世界就是吃他這套。在美國境內做環保，卻在第三世界利用奴工、製造污染。最後以好萊塢手法、商業行銷手腕將自己塑造成英雄形象。

但不可忽略的是，他們的噪音／聲響實驗者所展現的 DIY，一種反托拉斯精神。這些美國人不聽 Alternative Nation，因為自加菲已快被商業炒成另一主流，另一第三世界污染源；而是做自己的音樂實驗作品，錄製 tape 或發行 CD。彼此交換，多年來已成一種文化；並與他國有此自覺做這類事的人連成網路，進入噪音圈，將會發現這裏缺少噪音迷（尤其美國），因為喜歡噪音的人同時也是個創作者，甚至擁有自己的廠牌。

DIY 創作精神其實要歸功於音樂器材的容易取得，歐美狂轟於音樂器材不斷推陳出新，種類繁複、玩圖或實驗音樂的風氣自然

盛行。現代音樂創作不是彈鋼琴、拉小提琴或彈古箏，古典技法訓練早已不是這個時代的音樂精神；而是誠實而清楚地表達出一種 idea。

以下介紹今年十一月四日；在西雅圖一個前衛 pub 'OK Hotel' 中所進行的一場噪音活動。西雅圖出產許多地下搖滾、龐克、素有「西雅圖之音」之稱，實驗樂風也較其他都市為盛，容易出現觀念不錯的創作者，如 in Boil 和 Small Cruel Party。

OK Hotel 中有兩個表演場地，空間廣大。入門後是 pub 吧台，連綿兩條各有舞台，觀眾坐席的表演空間。其中之一多做爵士或搖滾表演，另一則做實驗樂團表演，兩個場地中間不互通，聲音效果不錯，可以同時進行。

這次的五個噪音團體分別是 AMK、in Boil、Daniel Menche、Small Cruel Party、Crawl Unit。AMK 來自舊金山，用三台唱機同時播放幾張唱片；Daniel Menche 來自波特蘭，使用鹽和接觸麥克風發出細碎聲音；Crawl Unit 來自 Sacramento，運用自製 tape 為音源、電子器材調出迷離幻滅的「靜」的噪音。此三團表演內容與前一天

在波特蘭酒廠相同，已於前篇介紹過，此處不再贅述，以免重複。

in Boil 與 Small Cruel Party 都是西雅圖在地一團，但風格不同。in Boil 的 Karl，運用已錄好的音源，加上 Keyboard 電子合成，與十六軌混音機，產生噪音與水聲音象的穿插。在電子味十足的聲響中加入細緻的變化，頗富具象和 minimal 效果。除了表演，他最近於自己廠牌 Partial 中出了一張噪音合輯 CD "PRECIPITATION"，收錄 in Boil 及 Mortal Enaines、Boring / Chalear、Mr. Pharmacist、Small Cruel Party、Daniel Menche、Nodding turd Fan、Jeff Greinke、Smegma、A Nat Hema、A mey Mazurek、Blowhloe 等數位美西北岸的實驗樂手作品。

Small Cruel Party 的 Key 則用兩個空器互相摩擦，間而搖著西藏鈴鐘，透過一些效果器產生一波波鈴聲和輕脆聲響，餘音裊裊，宛如進入東方寺廟，使得離鄉背景的我強烈想念起台灣。Key 把舞台燈光調得很暗，面前燃著兩隻蠟燭，點著三隻香。觀眾也變得非常靜，專心的聆聽。在美國聽到此種聲響是不尋常的，尤其 Key 是特意地製造東方的感覺。事後他告訴我們，他曾在日本工作過一年，受到東方思想影響不小。

巧合的是，這場表演五個團全用同一牌子的混音機：Mackie，但做出來的聲音完全不同。因為每個人的 idea，及表現手法都不同。所以噪音／聲響實驗的視野是很廣大的，這些人只是冰山一角，還有無限的可能性尚未被挖掘出來。



Email: lenguo @hkstar.com

文 / 郭達年
(香港黑鳥)

行動音樂

魏京生上訴被「駁回」，終於再度入獄，半生人將要在共產黨的牢子裡荒掉，這是絕對非人道、無公理的政治迫害。黑鳥正密鑼緊鼓，在錄製一個聲援作品〈中國人民魏京生〉，希望在判決七天內單曲發行，作為一音樂的抗議行動。這個卡帶為非賣品，將在同途書店、唱片店，各大專院校的學生會派發。

在很多國際草層另翼團體的行動／創作中，都有個「充量」(Empowerment) 概念，相信行為(這裡是創作／表演)不單停滯在發表／溝通的層面，而更會將一種(認同-自省-行動)力量，透過行為本身，充份賦予聽眾或觀賞者，使其由旁觀而成為介入者，繼而延伸抗爭的生命力，再生接力團體。

加拿大的「節奏行動」(Rhythm Activism) 樂團就是一組強調以行動音樂去為民眾「充量」的單位。他們甚至戲稱自己是一個〈叛訊樂團〉(Rebel News Orchestra)，時刻在留意社會的政治生態，隨時就事發而創作回應的行動作品。當年加拿大大學全演學費加價，暴發全國學生抗議運動，「節奏行動」乃

推出單曲作品聲援運動，並到校園演出。

台灣的水晶唱片，在台灣學運時期，也曾推出過類似的非賣品行動卡帶。黑鳥的首個作品〈東方紅／給九七代〉亦是在一九八四年，中、英草簽香港前途協議後的回應作品；對九七問題提出最早的關注，而同時檢思香港的歷史跡印。

解放主義者素來強調「以行為作宣揚」(propaganda by deed)。一直以來，由個人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的抉擇、到聯群對建制的抗爭游擊，都緊守這種態度。

但把創造視為一種理念的宣傳，似乎流於教化，因為那更似近共產黨要求的文化為政治服務的實用性(utitarian)，完全抹掉作品的獨立的文化生命。然而，歐威爾(Oswell)卻說：「所有好的藝術都是一種宣揚。」("All good art is a kind of propaganda.") 相信，那正是黑鳥所常追求的，生命行動的關聯的真實紀錄。那必然是一種生命的、文化的宣揚，而不是一個政治服務。

上次簡單介紹了八個於歌德搖滾領域中
樂風具代表性的樂團後,這次則要延
伸出來看看之後的歌德音樂發展有哪些...

COLLECTOR'S

1. Mephisto Waltz

故事開始於將近十年前 L.A. 一家昏暗充滿煙霧的 club -- Fetish。兩個身穿全黑蓄有烏黑長髮的神秘人物坐在角落討論他們的未來和整個 L.A. 音樂圈的未來發展。他們的名字便是 Rozz Williams 和 Bari - Bari。當時已是 Christian Death 這個傳奇的 death - rock cult 樂團領導人的 Rozz, 邀請了 Bari 擔任新的貝斯手。Christian Death 便展開為 Lp - Ashes 的巡迴演唱, 彼時的和聲為 Rozz 和後來成為 Gothic 樂中作風獨特的女藝人 Gitanne Demone, Valor 彈吉它以及 David Glass 打鼓; 其它便如他們所講的“是歷史”。諷刺的是還不到一年 Rozz 就離開, Bari 和其它人失去了方向, 就在這時 Fetish 的主人 Johann Schuman 加入彈貝斯, Bari 改彈吉它而 Valor 便當主唱了。雖然 Valor 的主唱比起 Rozz 那天生魔鬼攝人的魅力還差一截, 但 Belivers of the Umpure 與 Atrocities 兩張作品卻是他們僅有最棒的表現。之後沒多久, Bari 和 Johann 便離開, 另組 Mephisto Waltz, 於是歌德音樂的另一個傳奇又誕生了。得到原 Christian

Death 初創團員之一的 James McGearty 和 Rob Graves (45 Grave) 相助, Mephisto Waltz 創造出了迷人炫麗的黑闇晚宴, 一首首惡魔梅菲斯特的華美國舞曲在女主唱 Christian 慵懶的性感聲下悠揚而起。

早期的作品多只在歐洲發行: The Eternal Deep 還有 87 - 92 年間歐洲發行的 Ep: Mephisto Waltz/Crocospia/As Apostles Forget/Tangia 的精華。其中尚翻唱有 The Stooges 的歌, 樂風多少繼承 Christian Death 以降的弔詭吉它彈奏, 但飽滿密實的連音豐富了意境, Bari Bari 的撫弄官能纖細感受之詞更引人進入更深的夢中, 是歌德搖滾的風格獨樹的佳作。最新專輯則是在美國知名 Gothic 廠牌 Cleopatra Records 發的 Terra Thalia Contact: Pagan Music, P. O. Box 55601, L.A., CA 91413 U.S.A.。

2. Shadow Project Rozz Williams

離開 Christian Death 後領導的 Side - Project。也遠離當初發源的 L.A.。而多在歐洲巡迴演唱。Rozz 在 Gothic 以地下教父之姿到了歐洲轉而與一些的地下實驗廠牌合作, 是個地下音樂無邊無限的好例子, 事實上地下實驗圈中並不僅只有工業噪音而已, 以歐洲來講 Pagan Music 是另一大宗, 在當地古老文化薰陶下產生的音樂型態, 相當深遠。相應在美國的則是短暫便興起的歌德搖滾。兩者追根究底精神到是一體, 這兩個原型頗強的 music scene 能有互融是個新發展。

3. Eva O

一頭金髮的 Eva 再怎樣看都像是一個 model 不屬於這黑暗的歌德世界, 但她卻是主唱與吉它兼作詞曲的才女, 替 Rozz 伴奏吉它有長久經驗的 Eva, 在個人專輯 Halo Experience 中與 Human Drama 的 Johnny Indovina 合作, 敘事鋪述的浪漫風格讓惡魔都不惜為天使的吻而墜落。

Contact: Eva O P. O. box 96241 Las Vegas, Nevada 89193 - 6241

4. Human Drama

在被喻為歌德搖滾新希望的 Johnny Indovina 領導下的 Human Drama 是個人道主義者, 多探討人性與現實相互衝突的黑暗世界裡有無止境的自我質疑與掙扎, 像個染上憂鬱的沉思詩人, 自溺於縮小瞳孔中的悲觀。樂團將歌德搖滾的基礎配上民謠流暢的旋律, 為常久以來略成僵硬的音樂發展注入新血。長笛、小提琴等弦樂也適切的運用在樂聲中表達矛盾的情感衝突, Johnny 刻印心底的真摯嗓音動人異常。專輯 The World Inside 有著深入人心的美麗淡愁, 樂風則有著些許他最喜歡的專輯 David Bowie 的 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 的味道, 以及那久遠 70 年代的 art rock 的感覺在內。



霧中迴音

~ 歌德音樂札記 (下)

Johnny Indovina (front) - guiding light of Human Drama

文 / 黏利文

相關怪誕獨立廠牌

1. Project

由老闆 Sam Rosenthal 一手掌控的 Project 是層起初專發 Gothic Ambient 的地下廠牌, 靠邪騷起家, 與 4AD 一樣他相當注重旗下音樂的品質美感。Sam 自己也常參與音樂的製作, 不同組合的 Black Tape for A Blue Girl 與 This Mortal Coil 極相似, 但基本上 Project 的樂風皆為淡雅脫俗, 少有更重或多變化的曲風出現優美的人聲演唱也是其特點之一。Lycia 這個樂團將 Gothic Ambient 的樂風展現出特別的風貌, 專輯 Ionia 中呢喃低語與宛若一波波情感潔淨的溫存襲來, 像漩渦般誘人墜落。Love's Sprial Downward 則較之 Lycia 多了明顯的愉悅。

2. Third Mind

英國倫敦專發後工業實驗電子的獨立廠牌, 領導人 Gary Levermore 頗具慧眼。澳洲的樂團 Eden 原先即為其所發掘。1983 成立初創時是以發工業樂團如 Test, Department/Legendary Pink Dots/Nurse with Wound 等的合集卡帶開始, 之後加入了電子工業大團 Front Line Assembly 與雙胞兄弟絕美組合 In The Nursery。Third Mind 一直是英國電子工業孕育的搖籃。之後更和重金屬老廠牌 Road Runner 建立合作關係, 發行更多歐洲優秀團體的作品到美國, 有 Front Line Assembly/Controlled Bleeding/Edward Ka-Spel 等等。Front Line Assembly 的創作力源源不斷, 除了有 Intermix 和 Deleri-

urn 這兩個玩 Electro - Gothic 的 Side - Project 外, Rhys Fulber, John McRae 和 Chris Peterson 三人的 Will 更是個邪惡的野心組合, 兼容 classical/industrial/gothic/dance 多元樂風, 有著前衛與古世紀結合的異端特質, 樂音如 psyche - vampire 讓聽者無知覺地便被攝惑, 待音樂沉寂久久之後是種能量與血液被榨擠乾枯的虛脫無力快感, 酥軟掏空的引誘讓人等不及再次接受洗滌... (Will 的音樂內潛伏著吸血精靈與各式藥物粹取成的奇香, 心理健康的讀者千萬別去嚐試啣。)

Contact: Third Mind Records/Roadrunner Records 225 Lafayette Street, suite 407 New York, NY 10012

專欄

13



陳榮顯（左一）和工作人員進行拍攝。

嘲弄死亡

對抗生命

陳榮顯用創造力賺實在錢

文 萬蓓琳

我覺得，每寫一篇文章，許多加了「嘲弄」，心情是惶恐的！就像這個朋友，硬是被我拗出一個多小時坐在哪兒講自己。其實對他這個人而言，上不上媒體，完全不當回事，純粹是幫朋友交差。他不會跟你長篇大論、滔滔不絕，講話是零零星星、片段段的，偶爾還要說個笑話給你聽。

他說，接受訪問有點像某種治療！

他周圍的人說，他真的很聰明，聰明到令人害怕！不過這恐怕只有和他共事的人才感覺的到，因為他看起來呢……，嗯……不太像！我是說，聰明不外露。

他是搞小劇場出身，不過年代要回溯至「蘭陵」之前了。他說，「弄小劇場，那種動力是來自於很多朋友一起做事，感覺很不錯！只是到後來都無法維持下去，因為大家忙，朋友都會散掉，我這人蠻念舊地，不斷有新人進來，那種感覺實在受不了，是種感傷吧！」這種感覺其實與他在小劇場做戲的題目差不多，都是與死亡有關，很低的調子，可是他卻老是弄得像笑劇，很像他的人！

他總覺得在小劇場約有十年，可是坐在那邊算來算去總門不攏，奇怪！其實他說當年藝專氣氛不錯，每年戲劇比賽都有三十幾個戲參加，他每年都得很多獎，導演、男主角、編劇等，很多名目。他又說藝專老師不好，所以都是自己做戲，一開始他們會支持，因為對學校有幫助，可以賺錢、可以讓他們有名聲。只是到後來太超乎他們想像時，就無法接受。

那時他帶一個「大觀劇團」，大約是一九八〇年代初，也替大學的話劇社做一些戲，如替東吳大學做的《紅樓夢》，演員就有四、五十個，也搞燈光之類的，後來又幫他們作一個《哈姆雷特》的戲，差一點因為評審看不下去，演一半就要被幕，是話劇社的男女演員去哭著求，才讓他們把戲演完，你看那時的評審素質……！

「小劇場對我而言，是一個比較適合創作的管道。除了創作之外，人與人之間的感覺也不錯，是種享受吧！那時帶著大觀劇團參加了三屆實驗劇展，不過實驗劇展到第五屆就結束了。」他有點遺憾地說，「那時我的戲雖然頗受歡迎，但是總被排斥在媒體，或所謂主流學院派之外，我們藝專不被重視，雖然我的劇本常常被刊登，但並沒有受到什麼扶持。」那時所謂主流學院派是指文化戲劇那一票人。

說到那時小劇場的環境，他說：「在實驗劇展之前，或是說蘭陵之前，一般小劇場比較沒什麼根吧！不過我覺得也蠻有活力的，蘭陵之後就比較沈重了……，而實驗劇展結束之後，感覺上最大的困境是沒有地方演出，沒有人在辦這個東西，只好在「新象」等地方演出。」他最後的一齣戲是幫「筆記劇團」做的《告訴我我愛她》，在文化大學演出。

現在回想起來，他比較喜歡的戲如《看不見的手》、《哈姆雷特》等，都是一些比較灰暗、跟死亡有關的戲。「因為感覺由那條界線可以玩很多東西」他說，「不過現在看起來不是那麼深刻，因為那條界線實在是大明顯了，大家都會想得到。」

有一部電影叫《今天暫時停止》，就是一個人一直重複過著同一天，他的劇本常有類似的情境，如一個人一直要回到過去去修正曾犯的錯誤，或是要確實掌握自己死亡之後留在人世的影響力。「不過都是在嘲諷吧！主角都落到被命運嘲諷的地步。」

他在藝專就愛會寫劇本，但是編劇課被當掉了！他也很不喜歡莎士比亞，看不出有那裡好。離開劇團後，朋友介紹他去寫電視劇本，早期幾乎都失敗了，因為總覺得可以將舞台劇的東西拿到電視劇來用，「電視劇實在沒什麼空間，那種寫實也實在

太古怪了，實際上也不太適合人寫，我的舞台劇都不寫實，無法見容於電視。」他老實說，「很多人都說可以靠電視劇賺錢，其實是作夢，要把那種很簡單、又俗爛的東西學的很像是很難的，他們一下就識破你就是想要創作。」直到後來寫綜藝節目短劇就比較成功，因為他覺得舞台的東西還蠻適合短劇。

後來他和電視台合作過一些案子，每天穿得很高貴地在電視台晃來晃去，卻賠了一堆錢！之後就做一些比較嚴肅的記錄報導的東西，如素人畫家、盲人等，又接一些公共電視的案子。不過每次失業時，他就會去做工，鋪柏油、水泥等，「感覺蠻實在的，賺很實在的錢，腦筋用來思考一些自己要思考的東西。那種生活還蠻像流浪生活的，很不錯。而且也沒有染上一些不良習慣，如去摸摸茶等。」一付「我心嚮往之」的樣子。他也曾到電影資料館當放映師，其實那也是做工，那個時期寫了很多雜記，都是很好笑的。「我隨身都會帶著本子，想到什麼看到什麼就寫下來，這個習慣有十年了吧！」他說。

談起拍片，他忽然想到地說：「原來我拍片子的啓蒙蠻早的。在藝專幫同學包拍了五十幾部八釐米的片子，因為大家都要交作業，一部兩、三千元。」但實際上，「其實我對影像的東西倒也沒有很大的興趣，倒是對比較新的文字創作比較感興趣，在這個領域中自己比較能

完全掌控，只是被命運所迫，一直在拍片。」是種感嘆？！

前兩年開始幫民進黨拍不少片子，去年拍了許信良的「新興民族」，後來就來超視，待了半年。現在拍一系列「對抗生命」的紀錄片，記錄各種生病的人，「我還蠻喜歡的，每天跑醫院，病人都很喜歡我，我會講笑話給他們聽，但會不諱地調侃他們，很

多很難纏的病人我都可以讓他們接受訪問。」他輕鬆地說，「其實開始拍片之後，我很喜歡這種跟人相處的氣氛，也很真誠地去跟他們相處，所以拍片都蠻愉快的。」沈重的感覺當然也有，前幾天他下高雄去拜訪一些肌肉萎縮症的患者，「真的像一趟死亡之旅，這些患者都很年輕，但到二十歲左右一定會死，他們全身萎縮不能動，但頭腦卻很清楚，不知該如何面對他們，不過倒是看到了一些很特別的媽媽，都很堅強，很感動。」

他坦承地說：「拍這系列「對抗生命」的片子，可能可以治療我的虛無吧！看到那種情感後……。以前作舞台劇喜歡嘲弄情感這玩意，尤其會想到其背後的動機，然後創造出這些動機，但是拍了紀錄報導片，會發現有些情感是不能嘲弄的，也發現自



協同紀錄片拍攝的紅斑性狼瘡的患者。（圖／超視提供）

己會越來越成熟了，完了，有時會懷疑是不是創造力就沒了？！」

三、四年前，他開始養一些奇怪的動物，一週星期總有兩、三天騎車到山上，捉一些珍希類的蛙類來養。是想要用更輕鬆的態度去面對人生吧！其實他是一個很認真的人，只是他不想讓我們知道吧！

影像輪盤

與紀錄片交會的日子

文 / 萬蓓琳 圖片提供 / 李孟哲

「我會對紀錄片產生興趣，是受了父親的影響……。」李孟哲說。

在九〇年代，要買一台家用攝影機絕不是件難事，可是在二十年前，李孟哲的父親就可以為他準備值得懷念一輩子的禮物！他的父親是位傳教士，也因為和教會有著密切的關係，可以接觸到一些新奇的玩意兒如八釐米攝影機等。當時他的父親會利用空檔，為自己的孩子錄下兒時的聲音，甚至，直到現在還保存了一捲兩分多鐘的八釐米影片，紀錄著他和姊姊到兒童樂園玩的幼年身影。一九九五年，李孟哲的父親過世，他將這些東西整理出來，寄了一捲當年的錄音帶給在美國的姊姊，姊姊說：「這是爸爸留給我最好的禮物！」因此，他說：「我想對於過去的東西會珍惜，是長期受到父親的影響，甚至去拍女工，多多少少可以說向傳教士般，帶著一點點宗教的情懷……。」

「我上大學那年，從南部來到台北，姊姊帶我去重慶南路，在書報攤上買了《人間》創刊號給我……。」《人間》對他而言，應該是一個階段性的影響，剛上大學的他，原本關注的範圍只及於自己以外的家人，看《人間》是第一次將視野放到整個社會中。它的黑白照片、文字的陳述，對他後來的影像多少有些幫助。那時每期《人間》一出來，同學都會去買，拿來討論。基本上他對《人間》這樣的堅持相當肯定，可是後來覺得它講太多底層或弱勢的東西，卻無力去改變，找不到著力點，很沈重的感覺！



結束還是開始？

文 / 萬蓓琳 圖片提供 / 全景工作室

課程雖已結束，但實際上這不過是個開始！

為期五個月的「地方記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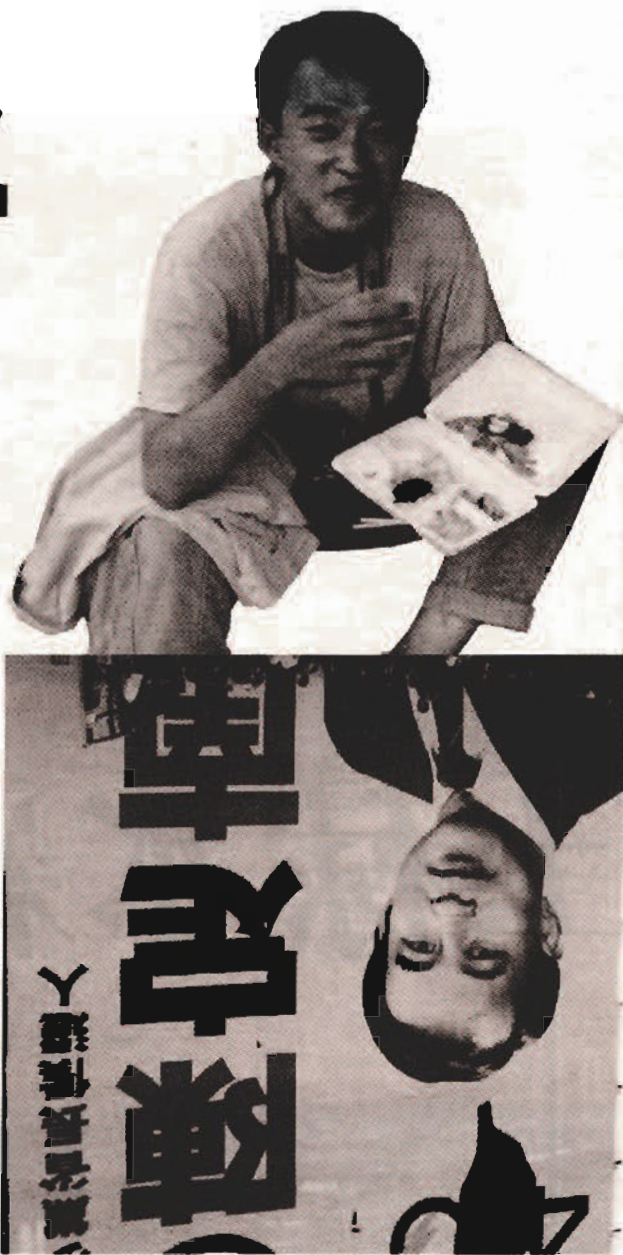
影工作者訓練計畫」北區訓練，已於十二月三十日結訓。三十日當天最後的一堂課，主題是前瞻與回顧。學員一如往常般熱烈而坦白地討

一九八九年，他大四時，找到父親當年的八釐米攝影機，用剩下不多而且現在也買不到的底片，拍了當時八十七歲的阿媽。他說：「那時我反省到，爸爸曾經替我們保留這樣的東西，現在該是我去替他們保留的時候……。其實爸爸以前也有替阿媽錄音，其實他是替自己保留了那個聲音下來！」

退伍之後，因為工作的關係，算是將視野真正放到社會上，原本是和朋友替以前的民主電視台拍一些演講之類的，後來碰到嘉隆女工事件，就和羅興階、勞陣等合作紀錄她們抗爭的過程。「我當時就一直問自己：『拍這個作什麼？』」他說，「甚至那些歐巴桑也會問我拍這要幹什麼？當時她們有看過一些國外礦工抗爭的紀錄片，我就跟她們說：『現在你們看的是別人的片子，以後別人遇到類似的情形，他們看的就是妳們的片子。於是她們就很清楚我們要作什麼，彼此的信任感也慢慢建立。』

那時拍完第一天之後，他就問羅興階要不要繼續下去？很現實的問題是不知要拍到什麼時候。不過後來他們還是堅持下去，他回想著，「跟她們這樣一路走下來，一日一日發生的事，到現在都還深深在我的印象中留存。從她們原本什麼都不知道，到後來對上官方、廠方、保全人員，都可看到她們的成長。對自己來說，也是把自己再洗了一次！」

其實他一直覺得，拍紀錄片的那



種感覺讓他很難承受。「說難聽的一點其實是一種剝削，為什麼人家的生活要讓你介入？當然動機是很重要的，我也不會懷疑當時拍「嘉隆女工」時的動機……。」但在整個過程中，他不斷去檢討自己的位置，這些女工就像他的鄰居，距離最近的也許是小學同學，畢業之後就來到工廠做事，但是和她們相處就是抗爭這三個月，之後可能生命不會再交會，這種對位的關係讓他很沮喪，「現在再碰到這樣的題材，我可能會考慮是否能承受，但重回到當時的情景，我還是會拍。」他說。

九四年的作品「青松小俠的婚姻

廣場」，拍的是與他一同工作的伙伴，新婚之後夫婦二人而臨的生活問題，當時只是想拍一捲結婚紀念，心情就很輕鬆，而且也不會有什麼位置的問題。有人會問他為什麼要拍這個，他說「就如同伊朗導演阿巴斯所說：『是題材選擇了我，而不是我選擇題材！』在那個時空下，有個東西觸及了我的心，就拍了！」

長得真的有點像陳定南的他，描述自己的現況：「一直慢慢累積，就像磚一塊塊地往上疊！」在大學也許沒有學到什麼，不過它給了他一個「框」，一個感受世界的「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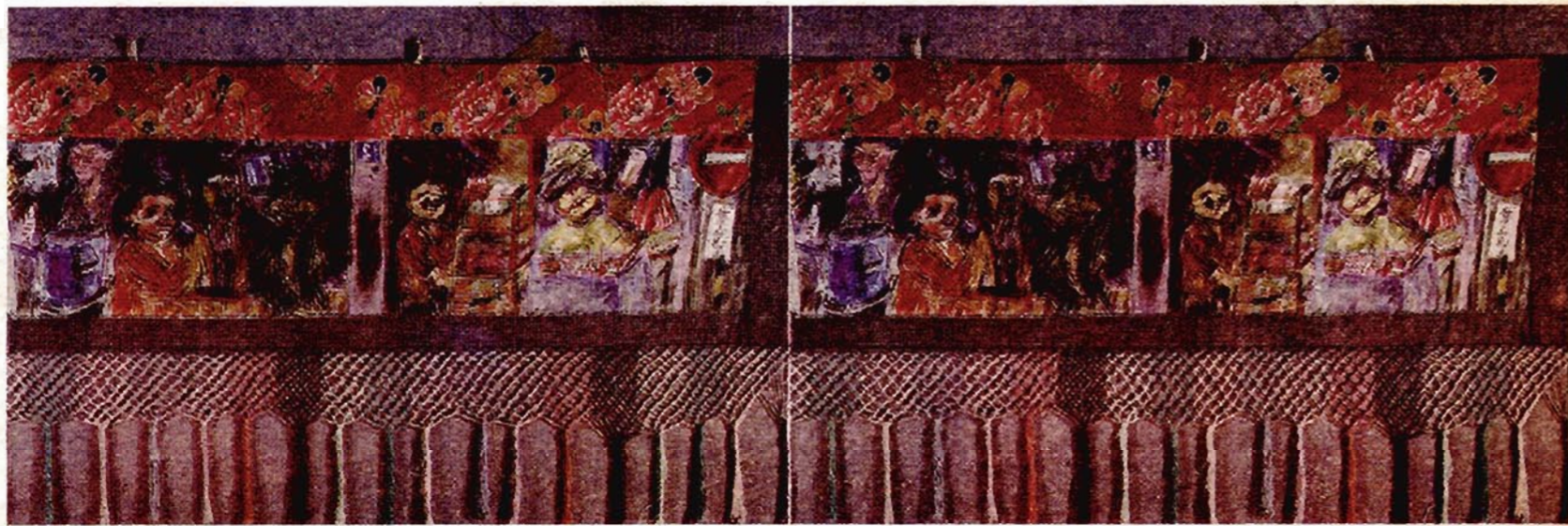
論，每個人都談到了未來的計畫，出乎意料之外的，相當多的人願意在紀錄片這條路上繼續行去，因此當下急切地希望訂出未來運作的機制，如機器的購買、資源的結合等。

其實走上紀錄片之路是相當艱辛的，首先要將拍攝紀錄片的過程與自己的生活結合，就需要花上一段時間調適，此外，長期投入資料的採集，人力及器材的消耗……等，都不是這些才接觸紀錄片五個月，且多數資源、經濟不是很富裕的地方工作者所能支撐的。甚至也有人提議與某些文教基金會合作購買器材輪流使用，但經過大家激烈地討論，及全景工作室提供長期耕耘的經驗後，他們才逐漸達成共識——眼前仍以「人」的結合為首要目標。當大家回到各自的領域中，一方面從事文化工作，一方面又要為生

活打拼的同時，到底有多少餘裕能真正投入紀錄片的拍攝，仍是未定之數。因此如何在沒有課程的約束下，還能將大家聚在一起，其實成了目前最大的挑戰，這也是文化工作者都會面臨相當實際卻殘酷的問題。

在民間的文化工作者努力地為紀錄片開出一片天的同時，政府的腳步照例慢了許多。照理說既然提了這樣一個持續兩年的紀錄片人才培育計畫，便應該為因應此計畫有後續的補助及準備，不過據了解，文建會內部目前才打算提案所謂「紀錄片專款補助要點」，要等這提案通過，相信兩年的計畫已結束，對於這一批又一批培育出來的種子，拍攝紀錄片極有可能地只是大夢一場！

影像
輪盤



1.《淡水八仙》

王樣水彩·走馬人生

——聽劉秀美來說畫

文 / 王錦華

圖片提供 / 劉秀美

來到劉秀美的畫室，繁華中一室幽靜。剛進門，就被塞滿牆角或者橫掛屋梁，滿滿四十號、甚至一百號的油畫給震懾住了。那些濃烈欲深的色彩、飛快奔騰的線條，在滿室昏黃古意的光線下撞擊我的視網膜；再細看——驚喜地發現畫面中巨大的人物肖像，竟全是再熟悉不過的鄉野鄰里，有風流倜儻的金門王、艱忍刻苦的麵攤阿婆、年老色衰仍在靠身體賺錢養孫子的老茶樓、溫馨滿溢的童年家居回憶……。這些關於個人的生活切片以及淡水小人物的描繪，對觀者來說，似近忽遠，既熟悉也陌生。畢竟，那樣質樸地關於生命、關於庶民生活的熱情，在鈔票和鈔票之間，在一種消費和另一種消費之間，似乎久違了。



■是本土，也是異國

出生於五〇年代，劉秀美成長於國民黨政權渡海來台初期，風聲鶴唳的白色恐怖年代。日據時代反抗殖民政權爭取民族自決的知識分子，經過四五年對回歸祖國的幻想，四七年的二二八屠殺，那一整代人，不可能再信仰任何一個慷慨激昂、一呼百諾的個人或政權。

還好有文學、繪畫和音樂。

「剛光復的時候，物質短缺嘛！差不多那個年代成長的人都挺艱辛；可是在那樣表面的貧窮裡，我們好像還擁有許多有趣的東西，那個東西，我想就是藝術吧！」是啊，劉秀美說，你不是愁眉苦臉的去過日常的繁瑣生活，你還可以從中創造另一個不可思議的創作世界。

「我父母在當時算是非常前衛的人吧！由於我父親早年曾在日本留學學西班牙文，母親是海軍打字員

，他們比較能夠接收一些外來的新思潮。這使我家充滿了許多異國情調。」劉秀美談起父母當年對新政權所強制帶來的生活與價值觀的改變，他們帶有一種較排斥的態度。因此，這一對前衛、浪漫又沈迷於文學藝術的年輕夫婦，決定進行「私塾」教育。

例如，父親會翻譯許多日本童話或者文學，用說故事的方式傳達給孩子。「你不覺得現代童話太機械性、太沒有想像力了嗎？日本古典

時代的童話與文學給我很大的啟發。」原來，劉秀美繪畫中驚人的想像力與敘事風格，是自文學裡吸取豐富的養分；一如她說，初三確定不再繼續升學，教室裡最後一排的她是如何與左拉、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羅曼羅蘭神交對談，而那些法國、俄國、北歐的文學，又是如何滋養她熱切渴望飛翔的沸騰心靈。

■匡噹噹，火車的聲音

此外，劉秀美的母親——也就是素人畫家陳月里女士，更是個在音樂、戲劇、繪畫上具有驚人天賦的浪漫奇女子。劉秀美說：「我媽媽會跟我討論一種顏色，從早上就開始喋喋不休地講，在廚房那個空間裡，在做菜、洗衣服、擦地板的間歇中，我們不停地在編織那個話題，不斷在調整和確定那個不可捉摸的神奇色彩。」浪漫的陳月里會從傢俱裡找、從大自然中找、從印刷品上的色相去找……，這個用便宜粉蠟筆作畫的奇女子，固執的要讓她的孩子相信：有一種顏色是這裡面都找不到的。

走吧！去找那樣美好的顏色。

陳月里帶著小小劉秀美，試圖去捉夢的翅膀；她們從萬華搭公車、換火車……沿路換車直到基隆碼頭，去逛委託行的櫥窗，陳月里要從這些高級舶來品中，分辨出她尋找好久的同一個色調，她要她的孩子明白這個顏色有多美好、多漂亮。劉秀美憶起這段經驗，她說：「媽媽的浪漫使我的成長充滿不可思議空間感，

像她會跟我討論顏色，而這個追求顏色的過程是那樣好玩。我們經過山郊、經過田野、經過農村、經過城市……最後，看到了海，一切是那麼不同。我還記得海風翻吹海鷗飛翔還有大輪船馳過的畫面；甚至記得那年空氣中味道。對一個小孩子來講，母親那種把抽象顏色與現實景物融合的堅持，伴隨著視野開拓的經驗，這種對美感的追求影響我的一生。」

媽媽的神秘與浪漫，還不只這一種。例如，經常在廚房歡聲歌唱的媽媽，興頭來了，還會穿上爸爸的雨鞋，拿起雨傘當拐杖，表演卓別林的舞蹈。孩子們拿起手電筒照她，她會在幻想與台翠間中表演歌舞秀。

可是，隨著生活愈來愈困難，媽媽的歌聲愈來愈少。

只有繪畫的生命還活著。劉秀美仍然記得非常清楚，是在她小學三年級那年，媽媽開始在廚房裡一邊做家事，一邊作畫。她說：「幾乎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停止了和外面孩子的玩耍、遊戲。因為媽媽開始畫畫，把我的注意力全吸到那個地方來！我開始和媽媽享受創作樂趣。」劉秀美日後一系列回憶家居生活的自傳性繪畫，正是在那樣不可思議的時空中，記憶所凍結下的停格畫面。

■要追求畫面，先移動自己的位置

「在節慶時，全家歡欣團聚圍爐，正在分享家庭溫暖的時刻，我會跑到門外，從窗外看家裡。我從小就有這個習性，也不曉得為什麼？似乎，我一直想追求那樣的畫面，甚至要移動自己的位置去製造出那樣的畫面。」劉秀美對戲劇性、電影感、舞台感的狂熱，讓她自小就開始以換汽水、報紙、銅絲、鐵絲換來的零錢，跑去電影院看像「單車失竊記」等人文色彩濃厚的影片。你當然可以列舉一百個影像世界與美術相關的理由，但我想：對劉秀美來說，最重要的，還是那股對人的生命好奇與感動吧！

她後來也參加了全景的攝影人才培訓班，她對那些參與攝影教學的影像工作者，就有一股想以畫面記錄他們生命的衝動。另一方面，她也打算日後以影像或口述歷史的方式整理記錄「台灣婦女的美術生活」，採集她們編織毛衣時對花色、式樣的創造，或者像老婦人盤頭髮、一刀剪「台灣衫」的創作能力；讓婦女日常生活藝術的創作力能被社會所記憶與讚賞。

■倒吊著學油畫

劉秀美初中唸的是第一屆仁愛中學。她形容當時整個台北東區是一片自然田野風光，不是玫瑰

園就是稻田，還有一頭頭粉紅色的小豬。「我一個萬華長大的孩子，頭一次嗅到這樣自然奔放的田野氣息，就整個被征服、被迷住了。」被自然美景魅惑住了的少女時代，劉秀美開始瘋狂、大量的寫生。她說：「往往整盒水彩，我把它當油畫來用，完全不調水，一次就用完了。」在那個顛倒寫生、瘋狂地與自然戀愛的年紀，劉秀美為滿足更大視野上的追求，到了星期天，往往得冒著孤獨與危險，跑到石碑去尋求更大的地平線。她說：「我在那邊瘋狂的畫，有時候即使下了大雨，我還是拿著雨傘繼續的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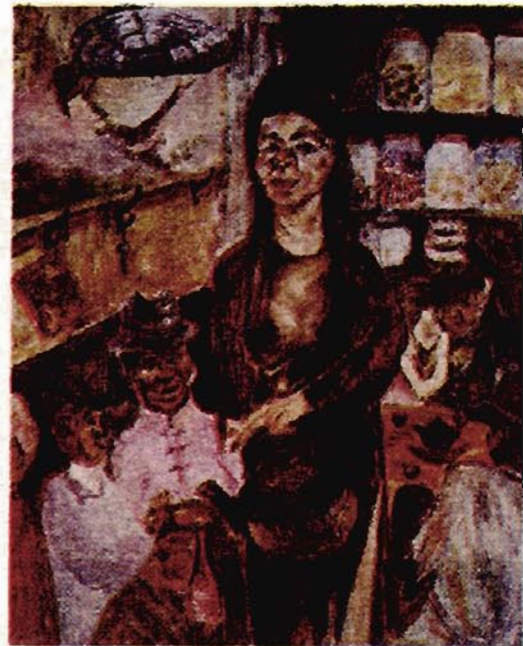
機會來了。學校新進的美術老師蔣慕蓉決定要教畫國畫比賽一至十名的小朋友，免費畫油畫，可是得自備兒童備畫具和顏料。「我連跟父母說都沒說，就知道我們根本買不起；但我是一個驕傲的孩子，我不願讓同學知道我買不起顏料，就騙他們說我不去學。」不去學？！劉秀美只好每個禮拜天都比同學們早到學校，跑到美術教室的三樓頂樓，在沒欄桿的陽台上往下倒吊著看老師上課，一點五的視力讓她仔細捕捉老師的調色和用筆方法。

就這麼倒吊著，整整一個學期。

「我的美術是用我的真誠得來的；我是真正的美術愛好者，從小我就不斷在實踐我對美術的熱愛。」就像國小的時候，為了能和大夥高高興興地參加假日野外寫生，她好擔心有些同學揹不動厚沈沈的木質畫板，怕他們一旦走不動了，老師會宣布解散，就自告奮勇幫同學們揹，往往左右兩邊各揹十個，幫大伙做苦力。一如曾經，為了取得更多「畫紙」，她跑到印刷廠去撿廠方裁掉的「紙邊」；這種在長條紙上作畫的習慣，竟成了日後她油畫創作時的特殊格局。

對於繪畫，她的生命中自有一股驚人的熱情。

(下文接第十八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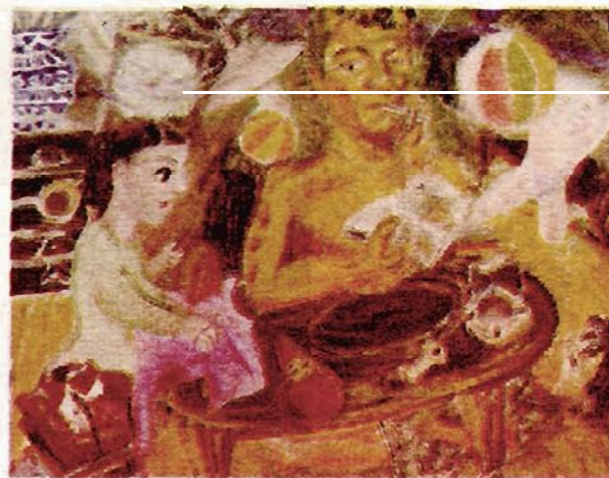
3.《老茶樓》

年老的風塵女子，漂流到最後一站的淡水，仍在用她的身體賺錢養孫子，就像台灣的大地一次一次的耕作，到今天仍極度使用著……



4.《最狂烈的家家酒遊戲》

那麼多年過去了，還記得棺木中女兒 138cm、28kg 的幼小身軀，和她身旁心愛的玩具熊、布娃娃、紅梳子……；她並沒有真的離去，這一切只是一場最狂烈的家家酒遊戲。



5.《我的床》

民國四十幾年那個年代，全家人都擠在客廳的矮桌旁，父親仍在研究文學、母親仍在編織她的幻想……，而溫暖燈光和家人同在的安全感，使得桌底就是我的床。



6.《金門王》
他的氣質很像台灣早期的人，儘管過著下層社會的生活，但他的音樂一出現的時候，他就像一個君王，忽然間風流起來、有趣起來；是他的創造力超越了平凡瑣屑生活的窮苦和無聊。

(上文接第十七版)
■把藝術還給人民

「台灣的藝術家太想要享受了！台灣的藝術生態那麼統一，美術系出來的人都拚命急切的想擠進市場裡運作；有多少人是真的爲了情感、爲了他心裡的意見去畫畫？我們在畫廊裡看到太多精緻、完成度很高的作品，但幾乎完全看不到描繪社會生活的畫作，我真的覺得：那些東西，真情很少！」社會意識強烈的劉秀美，看到老畫家們因爲時代因素而躲到靜物、風景的泛印象唯美畫風之中；年輕一代又幾乎是毫不咀嚼的擁抱西方現代美術，她感嘆道：台灣美術愧對台灣人民！

「我是刻意的去畫我童年時的記憶，幾乎希望能夠將那個時代的光陰一寸寸的畫下來；畢竟，我是覺得，在台灣美術史上你幾乎看不到四、五〇年的社會風貌，我要將它彌補起來。」她畫父親因爲保護動物和外省兵的衝突、畫狹小的家居、畫那時代和她一樣半夜會被坦克車聲驚醒的平凡人們。她說，那個時代的人有一種氣質與厚度，那種性格和情懷在商品化社會的人們身上已經很難找到了；那是一種像我們的父執輩身上才有的英雄色彩，這樣高貴的情感不能被時代淹沒，也不應該一筆勾銷。

所以，她畫。她以走馬燈般的奔放色彩和變化速度，畫她的童年、她的夢想，和她現在與之共同呼吸的淡水。她用巨幅的油畫，爲那些平凡卻堅毅的小人物造像；在現實不平等的階級關係外，這些風流、神秘有著強烈生命力的男女，是她畫中世界真正的王。

她不但畫，她也「教」畫。她說：「爲什麼美和美感的經驗，都屬於特殊階級？文化的饗宴應是每一個人的權力！」所以，兩

年來她和北縣文化中心合作，到各個鄉野主動出擊去作「國民美術」。

文化中心的公務車載著滿箱畫具和顏料到農舍、漁村...，要讓那些受苦但高貴的人們享受新/心的世界。她舉一個九十五歲高齡的老阿媽爲例，這個骨盆全用鋼釘接起的老婆婆，是由七十五歲的女兒推輪椅前來的。老阿媽生平第一

到的菜刀...，劉秀美要大家誠實自然的去創作、去玩。她說：「我知道如果我們沒有放棄，再讓他們玩下去一定會有更多心境的東西跑出來。老年人的生命感受特別豐富，這麼豐富的一生正是開發藝術的好時候。」

■孩子，媽媽還在努力！

事？她相信孩子只是和她玩家家酒、躲貓貓，只是這一次，是最狂烈的一場遊戲罷了！

她堅持不解剖、要土葬。由於一般棺木行不出售幼童的棺木，她只好買成人尺寸的，孩子 138cm、28kg 的幼小身軀在其中顯得冷清異常，她爲孩子佈滿了她心愛的玩具熊、布娃娃、紅梳子.....。

「不管說那是一個意外，還是一個暴力的行爲，作爲一個母親的原罪與內咎還是有的；除非我能多作一些有意義的行爲，才能去修補它吧！」她說自己之所以盡全力義務去推動國民美術的工作，除了導因於孩子的死亡，也因爲自己童年時受到父母、老師無私的教導，更因爲現在特殊、自由的婚姻關係。

劉秀美的另一半 --- 張建隆先生是個頭號「老淡水」，以至副精力從事「淡水開發史」的記錄整理工作；他們在八五年結婚之初，就決定不要有孩子，才能以全副時間、精力投入文化工作。

九〇年，劉秀美開始有了自己的民藝品店，經濟獲得改善，她才開始大量的從事油畫創作。曾經，初中畢業後找到第一份工作，第一個月領薪水時，她除了拿錢回家，就將僅有的一點零用錢買了生平第一次擁有的油畫顏料 --- 儘管只能擁有紅、藍、黃三原色，她就可以開始在畫面上變魔術了！而現在，她終於擁有自己的空間來創作，她要讓更多人有機會親炙美術的光和熱；讓空白的歷史被凝視、讓生活的英雄被記憶、讓孩子在很遠很遠的雲端看見自己的努力。



7.《阿婆的麵攤》
在少婦時代就在賣麵的阿婆，她的麵店好像公園的生命站，供應天上和地上所有生物的食物。附近的流浪漢、乞丐或者飛鳥、野狗全都受她的照顧。

次有機會拿起畫筆，畫的盡是些歪歪扭扭的「紅蛋」；因爲，阿媽這一生過了好多好多生日，吃了好多好多象徵高壽的紅蛋。

阿媽說：「小時候偷偷拿筆寫字，給家裡人看到了還會被追打，得快去做家事、帶弟妹、餵雞鴨；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有機會摸到文房四寶，真的很感動。」其它的阿媽，有的畫七碗白米飯（因爲家裡有七口子要吃飯）、有的畫最常拿

二十四歲那年，劉秀美帶著離婚後唯一的孩子，開始「單親媽媽」的奮鬥。她帶著孩子到了南美工作，一直到孩子該入小學那年才下定決心回國，讓孩子受完整的中文教育。

這個美麗、聰慧又獨立的孩子，竟在國小三年級、九歲那年慘遭毒手。她到現在都還不知道孩子真正的死因是什麼？但她也不想苦苦追究誰是兇手？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



6.《夜河》
一年中某一夜的大滿潮，月光將潮水吸到最高點，在白天聽了漁夫講戎克船會哭泣的聲音，就一路跑到河邊，心裡由憶記著中法戰爭時被葬身到海底的年輕的船。

校園

解嚴了嗎？

性別戒嚴

小心反挫



▲年來，性別越界的現象，除了被當作文化商品販賣外，更引發主流異性戀機制的敵意反挫，性別革命的潛能呢？女性主義與同志運動需更加積極的介入與結盟。（圖／紅頂藝人提供）

文/蔣慧仙

校園解嚴了嗎？

對於學生推動校園內民主改革來說也許是。但對校園性別議題的推動來說，戰火才開始延燒。兩週前，台大學生會代表選舉爆發「黑函」事件，在一份「讓我們在陽光下作朋友——請同性戀朋友走出黑暗」的文宣中，兩位候選人以「我們是異性戀，我們站出來」的邏輯，散發文宣指稱並點名學生會長王慶寧所推出的學代候選人是同性戀，要求公職候選人應該先公開承認自己是否為同性戀者，再以同志議題向同學爭取認同。

對政治份異議份子來說，政治早已解嚴，對認同同志運動並投身其中者，卻仍處於戒嚴時期。由於此次台大學代選舉是同額競選，並以黑函攻訐的選舉手段顯見是對於同性戀的徹底恐懼與排斥。主流論述總是將個人性取向的選擇無限上綱，以生物決定論將多元豐富的個體化約為單一性向模式的同性戀行為。

稱這種異性戀／同性戀二分邏輯，事實上是以「多數才是正當」、「否則家人倫何以維繫」的邏輯將異性愛加以自然化、正常化、優越化，而將同性戀貶為少數、邊緣、病態。從而得以對同性戀行為進行道德規範懲罰，進而進行封殺異己的性別血腥。

台大事件可以說正是這種心態與邏輯的反應。接續幾個快接的鏡頭，或許可以讓人瞭解這次黑函事件中，自我宣稱異性戀者以開明姿態對能動性別議題的學生會展開性別戰火的背景動機，並以此解析其論述邏輯的運作。

這次黑函並非單一獨立的事件。而是年來在校園中性別權力關係面臨挑戰重組時所引發的反撲。反性騷擾與女學生身體自主運動、台女生宿舍A片批判、台大椰林扮裝舞會與同志德衛季、網路上的性別論戰，其實早已造成是暗流洶湧。可以這麼說，上述的性別議題挑戰了凝固不變的性本質，男女僵化的性別確認疆界已然鬆動，挑釁了主流異性戀機制面對性別越越的不安與恐懼。不過是透過此次強迫曝光事件，反映出其潛藏的深層「同性戀恐懼症」。看看網路上一個擬公共論述的空間：

「我不要台大五十年的舞會被外人講成專為同性戀辦的舞會」
「A片事件不奢望能夠影響到社會，在這個校園裡面，男女關係有因而更平等嗎？還是會長因此而攀上枝頭作鳳凰？」
「同性戀不是病態，是一種傾向但是這種傾向並不屬於多數，假設多數人的傾向都如此，社會結構中最基礎的家庭關係就會毀滅……所以許多人會反對同性戀……或者像我這般消極的不贊同……」
「同性戀就同性戀嘛……同志聯盟？自己都不敢大聲講出來，別人怎麼會認同呢？」

然而，值得進一步深思的是，對於同志現身的要求是否具正當性？是否是善意的？可以發現的是，文宣挪用了對一般政治人物「陽光政治」的邏輯，要求這些校園公職公佈其性別認同。事實上，點名者是把現身的責任歸為個人的責任，卻迴避檢查整個社會對於對同性戀的歧視與性別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點名者忘了反省自己所處的優劣位置，以及整個社會可能對被曝光者的的癡奇打壓，而粗暴的要求他她們站出來，無疑是一次性別暴力。

不過這次黑函事件，的確讓同志運動支持者更積極得思索面對異性戀機制反挫時的應變，以及未來同志運動的可能策略。

事件發生之初，同志社團曾考慮發起支持同性戀平權運動的「直同志」連署，後因擔心引起媒體窺奇追蹤造成二度傷害而作罷。這反映出同性戀平權運動除了以「同志」作為運動主體之外，還必須更積極的爭取認同者的聲援，以集體發聲方式主動積極爭取發言權。

台大商女研社社長古明君指出，由於社會經常檢選個人私生活與道德檢查，以黨態分配事實上是虛構的標準，將同性戀污名化；面對這種污名化的策略，同志在公共空間的「集體現身」，將能破除將同性戀侷限於個人道德與性取向的檢查與追認。近日台大城鄉所也積極爭取台北新公園作為同志文化的公共空間，近期將展開認同同志運動的「直同志」連署，作為拉開集體認同的聯盟戰線，將能回過頭擊破此次台大性別戒嚴的白色恐怖。

小心反挫

如何看待

重視性別議題

的「學生會」?

從性別改革與校園民主講起

文/孫瑞穗

日前在台大選學代期間「暴力點名」的黑函傳遍校園與 BBS 之中，傳單與佈告欄中的言論多質疑現在的學生政府只關注「性別」的問題，甚至是同性戀的問題，而沒有照顧到「大多數」同學的福利，簡直是「濫用」公共資源，而圖利「少數人」。其中還不乏夾帶著為學生會「正名」的口號，暗示著像這樣被著改革外衣的學生會，沒能堅持昔日學生運動的傳統，繼續推動「學生憲章」這類的校園民主抗爭。藉由「學生會」的普選運動來爭取學生權曾經在八〇年代末台灣的校園民主運動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如今她在性別政治高舉的九〇年代中所應具有的角色與功能也似乎正被重新思考。

其實，這次台大「強迫點名」事件，強將公理正義的準則訴諸「大多數」的政治語言在票箱民主的時代中已經變成大家無庸置疑的共識了。我身邊也有很多所謂校園改革份子私下對於這樣熱衷於同性戀議題的學生會有諸多的批評。「雖然是關心「弱勢」，但是作為一個「學生政府」本來就應該要照顧她的選民……」，就這樣，被「國家主義」意識形態所支配的思考架構下，校園被虛擬為一個獨立而自主的「自治體」，學生會則被比擬為一個行政組織，而且必須實現校園公民經由「投票」所委託的所謂「全民福利」。昔日在爭取學生權的過程中被當作對抗校方封建父權的策略「語言-學生政府」，如今變成了學生爭取更多元民主空間時的沈重包袱。因為，事實上學生會沒有任何擬似政府的資源，包括真正的財政權以及警察權等，這種將學生會直接比擬為「學生政府」的看法，不但是學生自我矮化為行政官僚機器，而且也忽視了學生福利真正的衝突點乃是學生在校務會議上有多少決策權的問題，「學生治學生」的假象成功地轉化了校方與學生之間的矛盾。

其次，上述這種學生政府的認識論不僅搞錯了自己的角色以及對抗的目標，從學生權的奪取矮化為處理衛生紙的官僚機器，還嚴重地輕忽了社會空間中支配性霸權的運作並不會自行止步於校園的圍牆之外。以這屆的學生會為例，乃是去年五月女學生爭取在女生宿舍看 A 片，也是女人為爭取自己的身體與情慾權引發爭議的情境中被選出來的。

換句話說，作為一個校園中的女學生並不因為爭取到較多的學生權而能夠從此擺脫父權的控制，校園中有更多管理方式的設計是為延續父權的管教而來的，然而在傳統的學生運動或校園政治中沒有架構與能力去處理這樣的議題。亦即，在長期被男性所壟斷的校園公共空間中，這樣的性別議題被迫遲至由不同性別的團體「執掌」學生會之後的今天，才得以在校園中逐步地被展開。傳統學生運動中對公共議題所預設的優先順序，壓抑了其他議題以及主體出現在公共領域的可能性與形式。更何況，男性霸權也只是諸多校園社會中的強權之一罷了，我們的生活中還充斥著各式各樣宰制性的霸權，尤其是強迫性異性戀體制，還有待一一地被「公共化」。

看清了校園公共空間發展的歷史，便會知道其中有許多支配性的霸權在角力，而霸權與瓦解支配性霸權在校園社會中的滲透，也許是校園未來改革運動的重頭戲，也是一種新的校園政治。從這個角度看來，這回台大的點名事件可以被視為新階段的校園民主改革運動的「大反控」，由於弱勢者佔領了公共空間而引發的一連串「焦慮」與「反撲」。這是對於一個主導性別議題、且多由女性所主掌的學生會感到不安與不滿，同時也是對於一個充斥著同性戀議題的校園空間感到恐懼不已。我想，如何使得這種「性別焦慮」與「同性戀恐懼」變成積極的改革力量，甚至，如何使得主導校園公共空間的「學生會」成為各種「弱勢族群」可以進駐佔領的空間，以促成進一步多元民主的校園，都需要我們充沛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小心反控



校園同志政治 露曙光

文/李安妮

「什麼叫做「政治」？是宏觀的「國家大事」，還是微觀的「貓狗小事」？」

台大外文系副教授張小虹，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由台大學生會、大陸社、女研社等在海洋館合辦的「同志政治與民主的並呈？」座談會中指出，對「政治」與「民主」的重新界定和思考，是九〇年代學運的趨勢、課題，而此次的「強迫曝光」事件，正提供了一個切入點，從宏觀到微觀地擴深了我們對「政治」的思考向度。

在「強迫曝光」的事件裡，對學生會會長王慶寧「運用公共資源從事同志運動」的質疑，引發了一個令人深省的問題：學生政府的公共資源應如何使用、分配才叫做「真正的民主」？

對於事件中某些「同性戀是少數人，不應佔用多數人的公共資源」、「非弱勢者的權益在哪裡」等似是而非的說法，已畢業多年的前台大女研社社長古明君表示，這種「異性戀=多數=公共」的多數建構，是「人頭政治」式的「假民主」論調。

同時她也質疑：「在同性戀普遍被壓抑的社會中，我們如何點名清算人頭，證明異性戀一定是多數？即使這是真的，我們仍要追問：這樣的現象是怎麼造成的？這是資源不均的異性戀和同性戀在學校教育、輔導體系、家庭制度等場域進行「人口戰爭」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以往的學生運動論述或策略，往往將學生政府的建立視為校園民主的表徵之一，學生政府是學生整體意志的表現，用以對抗校方的行政機器，並行使學生的自治權。然而，隨著校方對學生事務（敢於）干涉程度的日益減低，「學生政府代表全體學生利益」的光環，也開始受到挑戰，從許多學校歷年來學生政府選舉的激烈狀況可以看出，學生政府其實是各種學生勢力角逐的場域，而每次選舉重新洗牌的結果，則決定了學生公共資源的如何被使用。

前台大女研社成員、現任職於中國時報的張娟芬指出，對女性與同性戀而言，學生政府其實是「功未成而路仍遠」，但她也提醒大家，在處理「強迫曝光」事件時，要防止學校的管理權總機介入，備置還魂，因為學生自治的精神即在於學生自己解決自己內部的問題，即便要懲處兩位惡意暴露他人同性性取向的候選人，也應由學生自己來決定。

自稱年輕時對「傳統政治」不感興趣，是「在當老師以後才開始搞運動」的張小虹認為，台灣社會運動的抗爭面已由「老 K 黨」逐漸轉變「3K 黨」：「以前我們所對抗的，是基於保守心態壓制任何一種社會議題、力量的老 K 黨，運動的抗爭面比較清楚而容易掌握；現在，我們的敵人，則是新保守主義、男性沙文主義、同性戀恐懼症者、甚或強調某些議題應有優先性而故步自封的社會運動者，這些擁有諸多形貌的 3K 黨，往往會使用道德、民主、開放等表面上的包裝來掩飾心中對自己無法接受的新觀念、議題的焦慮。」

張娟芬指出，校園的矛盾其實是社會矛盾的縮影，兩位自認「進步」的「建國俱樂部」成員與同志團體間的衝突說明，「校園運動抗爭與被抗爭者的關係在重組，抗爭的地圖也在重畫」，過去認為各種運動應該結盟的作法應被更細緻地來處理，而「抗爭面則要視各種社會關係的歧視與偏見而定。」雖然校園性別政治與同志運動的未來路，「就如到海洋館的路一樣幽暗而漫長」，至少，曙色已露出微光。

(圖為王慶寧。圖/王德真)



在現階段通過各種生產方式所書寫的同性戀論述，基本上已是將各種文化理論統攝於其中，可以說沒有一個問題不是同性戀論述所觸及不到的。尤其在政治上，同性戀更是一個自身欲望受到被迫害的人權問題。

吊詭的是，以前社會擔任著對同性戀者告發的責任，如今卻奉對同性戀解放的程度為民主化的指標。同性戀與政治的關係，不僅從欲望的被告發，或被迫害可以舉證，以自身對同性情愛的欲望壓抑而建構的異性戀社會，表現出陷溺於各式各樣的恐怖之中的陽具中心文化，也可說明反同性戀的政治體制所創造出一種剝削女性欲望生產本能的異性戀，是以反「陽具插入陰戶」之外的性愛論為構成要素的。

即使在強調中立的心理學的學術立場上，都將性愛不是用來反映身體在愉悅經驗中能夠創造出文明，卻是用来制衡被虐欲望或同性戀等各種身體的愉悅探險。文明不是在陽具插入陰戶，經過抽送而達到性高潮時被創造出來的，而是從外婚制的各種性關係上，在與受政治體制壓迫而進行鬥爭時，新的文明才從中產生。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論，說明了同性戀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誰都曾經有過從同性之間的感情／友情昇華為一種快樂欲望，這是社會構成中不可缺少的一項人與人建立關係的文化活動。「伊底帕斯」（弑父戀母）的禁忌，使家族中的男人踰越了肛門期的快感，趕快長大成人參加社會生產的勞動隊伍；由此同性戀被強調生產的社會從中排除，是因為更有利於轉移到對一個集團、共同體、祖國等諸種社會感情的建構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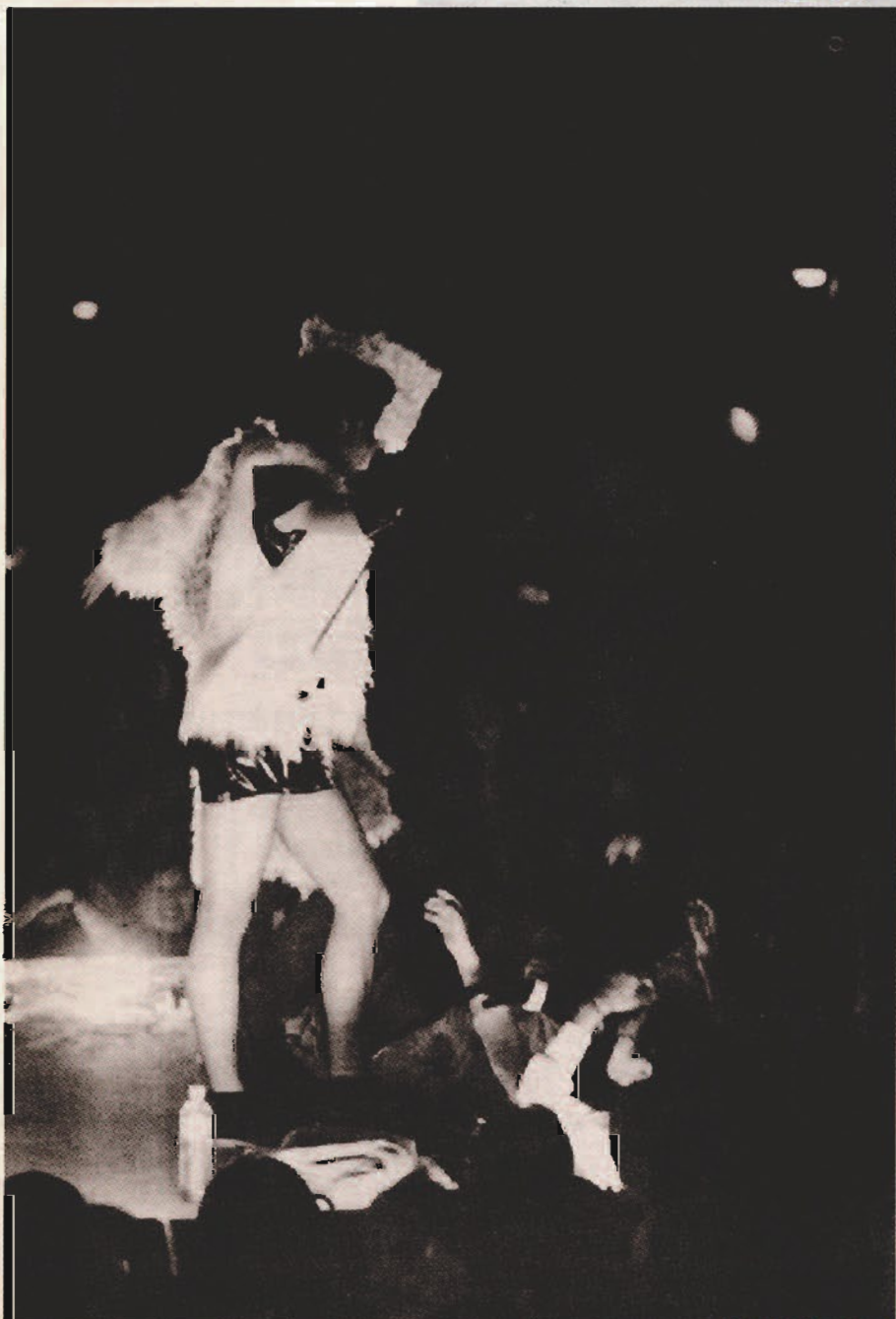
我們都是

挫敗的

正常者

無論異性戀
或同性戀，在彼此的眼
中，都是挫敗的
正常者，只有
相互協力幫助對方
撤除腦海中的
監獄，才能
澈底做成
一個
自由人

文／王曼林



(圖／丘德真)

同性戀在社會主義國家視同如資產階級敵人對待，這個污名化的政治行動更是為了擴大生產無產階級的道德形象。而在布爾喬亞階級，「欲望」被釋放而出之後，卻機械化地一再重覆唱著性解放的調子，因為布爾喬亞只讓「欲望」面向性器官，而不是身體的全體性。假若同性戀在布爾喬亞的世界裡，只是變成了陽具的符號，以陰戶在社會上的正統使用法，肛門就取代了異性戀社會一種剝削女性欲望本能的陰戶；像男同性戀者中的「O號」，被刻板化為一種娘娘腔的男子，正如同女同性戀者中的「T」，也被刻板化為男人婆，這些刻板印象都是因為無法踰越以男性為前位的思考。

無論「O號」或「T」，充其量只是性角色模倣，因為在以男性為前位的思考下的「O號」或「T」，都不能形塑出完全的「女」性；只有從身體的全體性所生產出來的「欲望」，顛覆布爾喬亞將身體化約為性器官而已，政治上以污名不斷對同性戀的告發行動才會被停止。

所謂「身體的全體性」所生產出來的「欲望」，若能從男性陷入在自己陽具關割的恐懼與他人粗壯陽具取得的欲望之間的精神分裂現象來看，布爾喬亞將同性戀的身體圖像予以性器官化，其實是錯亂的，因為從性器官釋放出來的自由，不過是精子的生產與消費的交替，而男性在反同性戀（陽具關割恐懼）與同性戀欲望（他人陽具取得欲望）之間焦慮不安，往往就被布爾喬亞的男性既得利益階級再生產為對「自己是異性戀」的一種性角色扮演的認同，殊不知那只是對肛門的存在意識的排除，而使陽具免於喪失其權位之恐懼。

自命為異性戀的男女，其實是與自命為同性戀的男女一樣可笑，因為無論對異性戀或同性戀的認同都只停留在對性器官的認同上，這是布爾喬亞在被道德壓抑的欲望之下，唯一能夠獲得救贖的美麗謊言。無論異性戀或同性戀，在彼此的眼中，都是挫敗的正常者，只有相互協力幫助對方撤除腦海中的監獄，才能徹底做成一個自由人。

小心反挫

恐懼受「污染」的反挫

今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在《中國時報》的北縣地方新聞版（十六版）上看到一則報導，標題為「同性戀色情錄影帶暢銷，令人吃驚——購買者多數是玻璃圈中人，令人感覺社會變得太快了」。相隔不到一天，我在網路上讀到了另一則令我心痛且憤怒的消息——幾位有參加這次台大學代選舉的朋友，被工學院的兩位候選人惡意的曝光。三天後，他們公布了另外一些人的性傾向，其中有些朋友和這次選舉根本無關。我決定寫這篇文章，把它獻給我那些因這事件而飽受傷害與困擾的朋友們。我無法彌補這件事帶給她／他們的傷害，也只好在難過之餘亡羊補牢，談談這整個事件所代表的文化意義。在進入正題之前，我要先討論一下這個看似無關的「警察查緝男同性戀色情刊物」的小新聞。

無疑地，類似這種題材的社會新聞幾乎每隔一陣子就會在報章雜誌出現，似乎沒有必要大驚小怪。然而這則報導卻有兩點和過去媒體習慣處理同性戀議題的方式顯著不同。這兩點不同，非但不能意味社會的進步，反而是一種反挫（backlash）心態的體現。這兩個特點分別是：

異性戀

反挫

談台大
強迫同志曝光事件
所代表的
文化意義

文/葉德宣

影帶的許姓男子）坦承是「O號」，已一年多沒有至醫院作 AIDS 篩檢。警員頭皮發麻，嚇得連忙與許姓男子保持距離，移送地檢署時更是小心翼翼。」然而記者／警方竟可在如此輕蔑同志的同時仍宣稱「對同性戀沒有歧見」。這多少標示了作為一個「新時代」的記者或警察至少有一點得和過去不同：我可以騷擾、污蔑、取締同性戀，但我必須聲明我沒有歧視，沒有偏見。

這種「政治正確」的聲稱之所以日益流行，可說是為它直接回應了近年來同志論述／運動愈發迫切的平等訴求。荒謬的是，它通常只是一種口號式的宣示。任何人只要大聲說出「我不歧視同志」，彷彿這句話本身可以產生一種神奇的魔力，保護言者，使其在肆無忌憚地醜化、嘲弄、污蔑同志後仍可豁免於一切指控，並且在反駁受害者時比誰都還要理直氣壯，甚至兇悍。歧視於焉變成一種絕對唯心與主觀的概念認定：不管我的言行對同志帶來多大身心傷害都不是真的，因為我已明白表示自己並不歧視同性戀（所以我相信自己不歧視同性戀——所以我不歧視同性戀）；如果你／你覺得受歧視、迫害，那是你／你的被迫害妄想症在作祟，是你／你活該，跟我無關。

同權與女權相對立？

從這個比較大的時空脈絡為起點來看這次台大的強迫曝光事件，不難發現反挫的言論與修辭已逐漸開始凝聚、壯大。這幾年來，大學校園的同志文化一直都在論述／運動的層面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但今年下半年台大扮裝舞會所引起的校園「性論戰」（sex war）已足以令我們明顯感受到校園保守勢力的反撲，感受到在台大的學生中恐懼同志文化茁壯的力量是多麼強大。而這次的惡意曝光，絕不只是在時間上承續前者，也不單是兩個居心叵測的校園政客搞出來的權力鬥爭把戲；事實上，它已把對同志論述／運動的反挫修辭、聲浪提升至一個更成熟，更高漲的層次。

表面上，蔡政良、黃博群這兩位工學院學代候選人雖在兩篇文宣中一再宣稱對同志的善意，骨子裡卻是在召喚台大自椰林舞會以來對同志恐懼與不滿的累積情緒。這種恐懼與不滿（反映在「同性戀霸權」的指控或「弱勢的異性戀資源遭強勢的同性戀侵占」等似是而非的言論）正是對於台大這塊異性戀淨土遭同性戀殖民的恐懼想像；而此一召喚的動作原是要去煽動台大的「多數」對同志不滿之群情，進而圍剿消滅同性戀這個「禍源」或「污染源」（其失敗之因容我稍後再敘），它一方面反映在「（這些同志候選人）期待全部當選後能在學代大會中捍衛學生會，進而再創同志運動的頂峰」的話語中，另一方面也展現在他們將同志充分地異己化（othering），錯誤地將支持同權與女權者切割分化為兩個不但無關、甚至對立的範疇，企圖透過對女權人士的輸誠來號召其加入反同性戀的陣營：「令人不齒的是，當初選戰中軟性訴求女權而當選學生會長的王慶寧，任用的內閣官員男女同性戀者占了絕大多數，施政主軸完全偏向同志議題……這根本是踐踏因支持女權而投票給王慶寧的全體選民。」（孰不知在王慶寧的選民本就有不少的同志，這些同志在支持女權的意願及參與熱忱上，都比許多自詡開明的異性戀男性要好得多！）



（圖／MS.提供）

一、對於「純淨」的異性戀社會文化受到「污染」而日趨「同性戀化」（homosexualized）的恐懼想像。九〇年代的台灣，同志運動逐漸萌芽，同志的次文化（sub-culture）也因資訊的廣為流通而益發蓬勃壯大。同志從早期的零星散居（diaspora）到今日的集會結社，其實是我們和這整個時空脈絡交互作用的結果。然而這個社會現象在歷經主流論述的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與本質化（essentialized）思考後，被片面化約為令他們憂心感嘆卻不解的同性戀人口問題——「工作性質十足陽剛的警察，還是搞不清楚怎麼會有那麼多男同性戀，不禁感嘆：社會變了！」在這種充滿懷舊氛圍的恐懼想像中，同性戀是神出鬼沒的異形，無時無刻不在貫徹其藉殖民手段顛覆毀滅異性戀淨土的陰謀。

「政治正確」成為歧視託辭

二、「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作為歧視與迫害的託辭（disclaimer）或幌子。這份報導在內容上有許多的偏頗之處，除了我剛剛提出來的殖民恐懼想像外，它還無所不用其極地強化社會對同志和愛滋病帶原者既存的偏見與歧視：「（販賣錄

小心反挫

隱私權是兩面刀

儘管骨子裡的企圖如此惡毒，兩人在文宣裡還是一貫的人道主義者開明進步的模樣。他們對於同志論述／運動中的政治正確修辭的挪用，僅是一種表演的姿態（performative gesture），藉此來合理化他們對於同志的迫害；雖然如此，他們那似是而非的修辭策略卻有審慎分析的必要。

因為在其論述中最可怕的，倒不是對於「政治正確符咒」的運用（「我們拒絕被貼上「異性戀沙文主義」、「沙豬」、「血淋淋的陽光謀殺」這樣的標籤」），而是對於「衣櫃」（the closet）問題的觸及。由於同志的衣櫃文化本身極其複雜幽微，因此反動人士對它邏輯的挪用與誤用也就格外具有殺傷力。蔡黃二人的文宣，就是建立在「在衣櫃裡 = 壓迫 VS 出櫃 = 解放」的化約式理解上。「同志學生群衆就如同異性戀群衆，應該享有其隱私權，需不需要出櫃、要不要現身，決定權在於她（他）們。但是，對於同志校園公職而言，我們堅持公開透明的討論空間是必要的，同志校園公職應該比一般同志學生群衆要負擔更多的運動責任，正如同社會上的政治人物一樣，他們應該被攤在陽光下討論的。」這兩位候選人如是說。弔詭的是，他們口口聲聲的運動，到底是誰的運動？

在美國，outing 可粗分為兩種。一種是主流媒體惡意地去掘人隱私，以示其對大眾「知的權利」負責，然而它不會將自己放在運動的脈絡；另一種則是以同志出版界為主體的 outing，對象常是如麥卡錫那種戴著異性戀面具反過來迫害同志的偽君子。如果曝光的對象脫離了這個範圍，引起很大的爭議與道德譴責不說，在運動效益上亦無正當性可言。

美國一位同志理論家 Larry Gross 曾一語道盡同志的衣櫃兩難：「隱私權是一個兩面的刃。」因為同志的隱私權不一定是爭取來的，它也可能被強加。同樣一句「我們必須尊重同志的隱私權」，從同志和反動人士嘴裡出來可能傳達的是「我們想過著不受騷擾、窺視、及法律迫害的生活」或「不要在我的視線內出現，滾回衣櫃去！」兩種截然不同的訊息。同樣地，「同志必須出櫃」也可能指涉兩種相互衝突的意涵。這是因為衣櫃的弔詭，正是在於它同時具有壓迫性與保護性兩種性格。

出櫃應具最大運動效益

如果我們想要得到法律、社會福利的保障、想要取代傳統學者專家成為論述主體、想要在不受干擾壓迫的前提下正正當當地性與愛，我們就必須現身，走到公領域去；然而這個公領域是一個充滿了敵意的環境，暴露在這樣惡質的環境裡很有可能為我們帶來意想不到的傷害，衣櫃在許多情境裡都具有過度保護的作用，使我們不至於在沒有必要時做無謂的犧牲。而同志運動的艱難也就是在於我們必須在個人傷害最小、運動效益最大的考量下去協調兩種衣櫃特質的衝突。基於這種考量，coming out 當然須務求謹慎。它必須是一種有明確運動主體性、訴求與對象的策略、途徑（而不是被視為目的本身），才算是一個可以被放在公領域討論的社會／運動議題。

以這次的強迫曝光事件為例，同志本身既不是主動現身者，也不是將人 outing 的一方，她／他們是這整個事件的客體，被兩個自認進步的異性戀男性曝光去迎合潛在於台大校園中、屬於異性戀的窺奇／仇恨目光。在他們那個政治正確的論述裡，coming out 成了同志對（異性戀）主流社會應盡的責任與義務，因為可以「增進社會對同性戀的了解」，故成為目的本身。（於是不說自己是同性戀，成為「可笑」而可恥的事，必須背負「欺騙選民



▲台大扮裝舞會引發校園保守勢力的反撲。（圖／丘德真）

」、欺騙世人的罪名。）如果真要硬稱這兩人的粗暴之舉為「運動」，它也絕不是同志運動，而是事事以異性戀為考量的「新保守主義運動」或「異性戀反挫運動」。他們的目的不在解除同志的壓迫（政客在沒有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沒必要這麼「偉大」），而是藉著摧毀衣櫃的保護屏障來重挫、消滅在其恐懼想像中充滿顛覆性的同志異形。

同志論述要更精細

不同意我將此事件脈絡化解讀的人可能會比較樂觀地說：「他們雖然當選，但低得票數還是證明了台大的多數同學並不支持他們。」對於這樣的說法我必須有所保留。蔡黃二人遭到唾棄其實可說是「擦槍走火」使然。他們原來擺明要為已漸平息的台大「性論戰」煽風點火，使其死灰復燃，這一著本大有可能奏效，但因為他們選擇去碰觸這個最複雜的同志衣櫃問題，結果適得其反，引起許多台大學生的反彈。然而這並不一定是個可喜的現象。台大多數學生對這些政客的唾棄不是因為她／他們突然變得支持同志，而是由於她／他們所受到的民主素養訓練使她／他們對「人的隱私權不該受侵犯」的信念深信不疑。但，「隱私權是一個兩面的刃」，今天我們在這條戰線也許算是獲得她／他們的支持，他日如果我們要談色情、談婚姻權合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最後我想藉這個事件對同志論述提出一些意見。主流論述開始挪用我們的修辭，一方面意味著我們這幾年來大聲疾呼的一些信念或要求已漸凝聚成一股政治正確的力量，迫使許多人都必須在口頭上做此宣稱；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凸顯了我們論述的不足——在措詞上的日益陳腐。未來我們必須跳脫口號式批評的窠臼，把我們對主流的批判提升到更精細的層次。（比方說，與其重複呆板使用「異性戀霸權」的語彙，不如明確指出該霸權的內在運作邏輯與法則。）類似「coming out 是同志義務」的言論不單只是異性戀沙豬的霸權心態，同志之中亦不乏有人做如是想。如果我們不能從「coming out is good」跨到「Why, how, and to whom are we to come out?」將來不論在試圖說服別人甚至自己時都可能益發舉步維艱，更遑論遭斷章取義挪用的可能了。

僅將拙作獻給我所有因此事件而受傷的同志伙伴們。



小心反挫



的恐懼

文／莊文瑜

暗巷

暗巷遇襲的恐懼

擴大戰場

新世代同志運動面臨的難題與危機

本文主要是藉由近來發生的兩起校園同志運動事件——台灣同志藝術節與台大學生會代表選舉——來探討現階段台灣新世代同志運動所面臨的危機與問題。

反撲勢力的威脅

首先從事件本身來看，基本上這是「一場」模糊失焦、炮火失準的戰爭。此話怎講？君不見台灣同志藝術節、台大學生會、學生會代表選舉、同志現身四者之間實際上有何絕對必然關係？！或謂環環相扣之關係；然筆者倒認為藉題發揮，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姑不論羅織同性戀罪名是否成立，硬把同志身分議題和同志藝術節及台大學生會、學生會代表選舉強拉上關係，其心態及其事件背後暗藏的問題、危機才是最令人憂懼的。

此種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打混戰方式，突顯了台灣新世代同志運動面臨的一項嚴重危機，即蠢蠢欲動、山雨欲來的反撲勢力的威脅。台灣新世代同志運動經過這一兩年創業維艱、幕路藍縷的慘澹經營，至此可謂小有成績、斬獲。然而也正因為如此，同志們戰戰兢兢的心態亦已大不如前，且有心做大（坐大）的態度，使這一兩年來的同志運動、議題在傳媒刻意炒作下有過熱的現象。

而此種過熱的趨勢、現象演變的嚴重結果竟是胡炒（吵）、亂炒，不論是同性戀抑或異性戀陣營，不分宵紅皂白地都不再安分地就事論事，而是極盡聳動、誇大之能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原本尚稱理性的攻防之戰，竟淪成一場場互相攻擊、抹黑的扯爛污。滿筆著此處所謂的反撲勢力，正是反對之聲在同志們極盡「挑釁」（挑逗）之下的「惱羞成怒」。而此反對勢力（非專指那些宣稱是異性戀者）對同志們愈來愈「囂張」的所作所為已擺出了忍無可忍的態勢、宣稱一切的爭端都是由同志們主動挑起的，同志們已經嚴重威脅到他們的「生存空間」。

此言反撲勢力的蠢蠢欲動絕非危言聳聽。細心者不難察覺、發現近來反對聲音介入同志議題、運動的頻繁與來者不善的意圖了。校園同志活動遭到打壓、限制；廣播同志節目中惡意的 call in 電話不斷；各傳媒上「同、異」之間的攻防戰方興未艾；各種有關同志議題的消息、活動被有心人士刻意地渲染、抹黑；存心以愛滋恐懼作為攻訐同性戀的手段……等不友善的舉動、現象，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反倒真的已帶給了同志們「生活」的壓力，此尤以獻身（聲）運動第一線的同志們為然。事實上這也說明了同志們已不能再沾沾自喜、引以為傲地耽溺於既有的小小運動成就上，因為揭竿而起的反撲大轟業已升起。

以形勢、環境最屬單純的校園而言，此次台大學生會代表選舉公開拿同性戀大做文章，兩派人馬相互較勁、攻擊，勢將同性戀鬥臭、鬥垮的伎倆（例如在校園中公布被指稱是同性戀者之姓名、系級等，及在廁所中書寫極盡醜化、污蔑同志之文字，更甚者竟放話威脅要將其 Coming Out 的對象擴及他（她）們的親朋好友等法西斯卑劣行徑），讓人不寒而慄，此種暗巷遇襲的恐懼，竟在對手的放話威脅下在校園內瀰漫開來。不論此次事件後續發展如何，此種訴諸暴力的反對手段，已不禁令人憂懼台灣繼續發展中的同志運動。

除了面對反對勢力的暴力威脅外，新世代同志運動本身也面臨了另一個重大難題，即現有同志團體重新洗牌的可能性。這點可從近來各同志團體在參與同志運動時頗有志一同的策略、態度可略窺端倪。

新世代同志運動重新洗牌

早先各據山頭的同志團體最近頗有「大和解」的和諧氣氛，然此種態勢是否可謂砲口一致尚待觀望。無論是日來堪稱熱絡的搶奪新公園地盤事件，或有人提議、主導成立所謂同志基金會，或廣播節目上的各路人馬大會師，或校園同志團體的串連、合作等，在在可見同志們的「同聲一氣」。

無論是從反撲勢力的暗動威脅，或同志運動重新洗牌之可能性的角度視之，台灣新世代同志運動即將面臨「轉型」的關卡，已是昭然若揭的態勢。惟對仍處觀望的雙方陣營而言，同志們即使未必能立即有所因應對策，然亦應概知攻防之勢，正所謂「毋恃敵之不來，正恃吾有以待之」。

然而除了同仇敵愾外，是否還有弦外之音？其實此正印證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演繹脈絡。此話怎講？因為新世代同志運動經過了各家爭鳴的戰爭時代，合該進入重新整合的階段；原本涇渭分明的男、女同志議題、運動有匯注一流的趨勢；愛滋病防治機構與同志團體的結盟，相互支援；校園同志團體的互通聲氣、聯誼串連等。在預見同志運動不論是在人力資源或關注議題方面重新洗牌的新面向之前，令人較憂慮、質疑的是，在現今仍以利益競奪為運動策略之前提下，「居心何在」實已成為下一步同志團體發展、運作的重要關鍵。

首先於斯必須忠告主要操持新世代同志運動的校園同志們正視校園同（童）志運動的侷限性與夢幻性。校園環境的單純常誤導年輕同志們有所謂「走出衣櫃，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的錯誤認知，殊不知「走出衣櫃，戰爭才開始」的意識。以此次台大學生會同志事件風波為例，即是低估了反對勢力的後果。其實校園無異現今同志運動的前哨戰，所有議題、爭論勢將隨著新世代同志的離開校園延續、擴大至圍牆外。而圍牆外的反對聲音是更巨大、惡質的，同志面臨的將不再是關起門來的戰爭了。

再者，新世代同志運動者宛若一群受「專家、學者」保護的初生之犢（白老鼠？！），亦是其輕忽反對勢力危機的重要原因。出了事找教授出面撐持拉拉白布條，或攀拉所謂的專家權威開記者會等，都祇是更加突顯同志處境的無能無助而已，於是無補的。（而以為有這些人的護航就意氣地 coming out speak out 更屬愚蠢無知）畢竟這些專家學者仍屬龐大國家社會機制的運作者，是深諳「生存、解脫」之道的「高級知識分子」，形勢、地位的落差是難以要求他（她）們「感同身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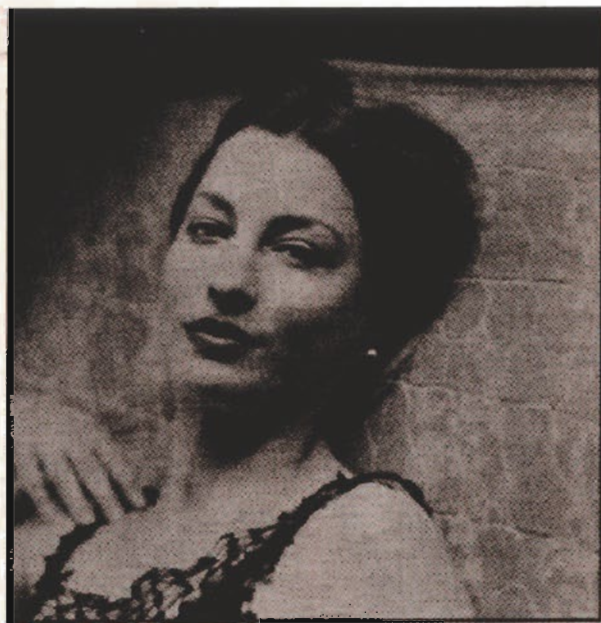
總而言之，這是一場持續、蔓延的戰爭，同志因應之道是：擴大戰場（走出校園的封閉框架）、砲火集中。「統獨歸統獨，同志歸同志」，認清形勢，才有可能打一場漂亮的勝戰。

社會保守勢力反撲的縮影。（圖／丘德真）
▶台大言論廣場上對同志運動的惡言謔語，是



小心反挫

Rest Less
上市第一炮



The Golden Palominos 歷年唱片一覽表

唱片名稱 (出版-發行公司, 發行時間)

The Golden Palominos (OAO - Celluloid, 1983)

Visions of Excess (Celluloid, 1985)

Blast of Silence (Celluloid, 1986)

A Dead Horse (Celluloid, 1989)

Drunk with Passion (Nation, 1991)

A History (1982 - 1985) (Metrotone - Restless, 1992)

A History (1986 - 1989) (Metrotone - Restless, 1992)

This Is How It Feels (Restless, 1993)

Prison Of The Rhythm - The Remixes EP (Restless, 1993)

Pure (Restless, 1994)

No Thought, No Breath, No Eyes, No Heart - The Pure Remix EP (Restless, 1995)

音樂女遊俠 Lori Carson

文 / 張育章

圖片提供 / 魔岩唱片公司

「你知道 Lori Carson 是誰嗎？」

「誰啊？」

「聽說她曾在一個叫什麼 Palominos 的奇怪樂團裡《丫過一腳》、「好像幾年前『飛碟』出過她的卡帶」、「Tower 前些日子曾進過她的吸滴，不過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魔岩』代理了她所屬的那家 Restless，後來再也沒看到了」、「《Strange Day》的電影原聲帶裡有首她的歌」...

眾說紛紜。二十世紀行將結束，口耳相傳四處流竄的小道消息還是大台灣島上人們獲取不同資訊的主要幹道。

反正，羅莉·卡森去年的個人專輯《何去何從》(Where It Goes) 這兩天就會上市，而下個星期天(一月十四日)她本人即將出現在台北的 Live A Go Go，來場「不插電」的小型演出。想預習一些基本問題，諸如：她的曲風如何、嗓音怎樣、有些什麼樣的經歷、創作意圖/靈感為何...嗎？雖然我也沒聽過她的新作，不過

耗盡了想得到的可用資源，還是拼湊出了一幅當代紐約樂界的小小傳奇圖像。

位居這幅圖像核心的是 Anton Fier 及其領軍的樂團組合 The Golden Palominos。與其說 Palominos 是個樂團，不如說它是一項由 Fier 主導的長期實驗計畫，性質有點類似如今已為多人知曉的另個傳奇組合——英國獨立名牌 4AD 旗下的 This Mortal Coil，每張作品都請來了不同樂手客串，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混血雜交，不單是 Fier 個人對特定領域深入探究的衝動獲得滿足，聽者的想像視野也隨之躍動遶閱起來。

前年在接受美國音樂雜誌《熱線槍》的 (Raygun) 訪問中，Fier 自述道：「我自己不斷地在改變，那何必一定要一直跟同樣的人在一起搞、搞些同樣的音樂呢？我受不了要有個固定樂調的想法，因為那意味著你會被框限在某種固定的樂風裡頭」，於是，在曾經參與過 Palominos 的一長串樂手名單上，我們看到了有玩實驗爵士樂的 John Zorn

、待過 P-Funk 的 Bernie Worrell 與 Bootsy Collins、REM 的 Michael Stipe、作風特異獨行的 John Lydon、搖滾老將 Richard Thompson、八〇年代地下音樂幕後操盤的名製作人 Don Dixon 與 T-Bone Burnett 等人。自始至今在七張專輯裡均出現的只有主控全局的 Anton Fier、貝斯手 Bill Laswell 以及吉他手 Nicky Skopelitis 三人。

不過，再富彈性的規則也有被打破的時候，最近的兩張專輯《This Is How It Feels》、《Pure》裡，Fier 就破例地用了相同的班底來完成，據他的說法是因為他覺得這個組合的音樂可能性尚未開發殆盡，但他接著又率領同個班底投入 Lori Carson 個人專輯《Where It Goes》製作的行徑來看，相較於過去慣以吉他、鍵盤起頭的作法，這幾次以節奏概念為前導來發展樂曲的新合作方式，還真的頗能投合長期專司敲擊樂器的 Fier 所長，讓他肆意揮灑而欲罷不能。

比起 Palominos 歷任的客串女主

唱 Syd Straw、Amanda Kramer 與 Lydia Kavanagh，Carson 於這兩張專輯中所佔的份量顯然重了許多，大多數的詞曲皆出自其手。或許是她的個人際遇，以及她那惆悵多感，冀求於來去無常的人世間尋獲恆久真實的人格特質，深深地打動了以變化為能事的 Fier 所致。總之，外型冷豔的 Carson 這回引領著 Palomino 進入到信仰與愛慾交雜的灰暗塵世。

與大多數新生代女性創作歌手的成長歷程相仿，Carson 也是受到民謠女歌手 Joni Mitchell 的啟發，從彈著共鳴吉他唱出姊妹們的私密感觸，展開了個人創作生涯。1990 年，受到 Suzanne Vega、Tracy Chapman 走紅的利多影響，Geffen 唱片公司發行了她的個人首張專輯《Shelter》。雖然風評不錯，但在主流廠牌市場優先的宣傳考量下，Carson 自知空間有限，抑鬱無助地終日蹣跚於紐約各演唱會所，搭著地鐵穿梭在寄宿的各親友家間，繼續她的搜尋與創作。

下文接第二十六版

音樂豬耳朵

(上文接第二十五版)

原先，她不知道 Fier 是何許人物，只當他是她的忠實樂迷，偶爾會替她打打氣。末料，有天 Fier 拿了些只有節奏的曲子，請她代為填上歌詞，就這樣的 Carson 成為 Palominos 的一員。推敲琢磨了好些時間，'92 年推出的《This Is How It Feels》，使這個成軍十年的實驗組合又再次呈現出煥然一新的風貌。

在這張以已逝英國名作家葛雷安·格林(Graham Greene) 晚期作品《緣盡》(The End of the Affair) 內容為創作主題的專輯裡，Carson 與另一個女主唱 Kavanagh 分別以

第一人稱獨白來詮釋書中女主角莎拉的心境曲折。Carson 本人不溫不火的空靈神韻，清楚地給予莎拉這個為了使戀人能死而復生，不惜割斷此一情緣，虔誠皈依上帝的女子一個清晰形象。而她那略帶猶疑、時而呢喃的嗓音，幽遊在層層疊衍的鼓擊、共鳴吉他撥弦與貝斯頑固的瘋客(funk)律動聲中，加上不時出沒的詭異合成音效，從現在的觀點看來，不啻為後來強調樂曲內斂張力的 ambient dub、trip-hop 等新樂種的崛起，作了先期預示。

接下來的專輯《Pure》基本上可視為是《This Is How It Feels》的一個延續，除了進一步深化原有的創作意念之外，Fier 更放手

讓 Carson 獨當一面地展現她詞曲創作的才華。Fier 在音樂製作過程裡的嚴峻作風是出了名的，Carson 於雜誌訪談中回憶當時情景，她說道：「那時我一天要寫一條歌，由於沒有時間讓我可以花一個月耽溺在一個小片段上，我必須對自己的作品有足夠的信心。這種作法對我起了很大的解放效果，即使在專輯做完之後，它仍令我獲得長足的成長，因而我貪心地想要再多得一點」，於是《Where It Goes》這張專輯就順理成章地出現了。

說實話，我對她這張新作的印象，也不過是從全球資訊網(www)裡下傳回來，加起來不到兩分鐘的《Where It Goes》、《Anyday》兩首歌的片段，可是它

們聽起來的確與她和 Palomino 合作的作品大異其趣。跟音樂情節翻湧起伏的後者相比，新作簡潔、質樸的民謠風想必可為她在本地招來更多新樂迷，即便我們對隱於其唱腔底下的宗教情懷實在難以領略，只能放縱思緒天馬行空地馳騁幻想。

附註：Carson 有個很特別的汲取創作靈感秘訣，就是傾聽巴士等車輛排氣管的轟鳴聲，以其中的某個音高做基準，迅速地在人行道上寫出其賦格曲。如果下個星期你在台北街頭看到有人這麼做，記得跟她要個簽名。(Lori Carson 十四日將在台北的 Live A Go Go 演唱，洽詢電話(02)7730780 轉 534)



卡車搖滾為沒有場地表演的初生樂團提供了表演機會和磨練，這些團體近來也成為 PUB SCENE 的常客。



獨立廠牌 望向東南亞

文 / 張育章
攝影 / 丘德真

兩個月前，美國獨立廠牌 Restless 老闆 Joe Regis 來台考察時表示：「明年一月會先有 Lori Carson 來這兒表演」，言猶在耳，只是沒想到轉眼間她就要來了。

像這樣令人措手不及的情形，以後可能會更層出不窮。從滾石唱片大幅調整內部組織結構，並在韓國、新加坡、香港等地設立分公司

的大動作，到台北破爛生活節邀集來自日本、瑞士、德國、英國的實驗工業樂團同台演出。「國際化」的浪潮已然撲打到原本以「在地」為重要訴求的另翼場景，不論我們是欣然接納或消極拒斥，都必須更動原有的想像版圖，重整步伐。

雖然國內外唱片工業的景氣皆呈疲態，國際網路(Internet)與多

媒體視聽軟硬體更瓜分了人們一部份的音樂消費預算，可是以獨特音樂風格來經營小眾樂迷、不時求新求變的獨立廠牌或樂手，不但被波及的程度相當有限，反倒有愈戰愈勇、放手一搏的氣勢與雄心。像 Restless 一類的獨立廠牌，如今已能清楚掌握它們與主流廠牌間既聯合又鬥爭的曖昧關係。

迥異於一般人對獨立廠牌鮮明異議色彩的認識，Regis 剴切地指出他們說服藝人投效獨立廠牌的訣竅

有三：第一、給藝人穩定發展其事業、發掘自我潛能的環境；第二、讓藝人感到擁有完全的自主權、維持愉快的合作關係；第三、提供不同於主流廠牌的資源，特別是到海外作巡迴演出的可能。至於藝人們成名後是要選擇投效主流廠牌或是繼續委身其間，那都聽憑藝人們自行決定。反正只要他們持續創作、表演，其歷年作品的銷售量仍會不斷成長，成為唱片公司最珍貴的資產之一。

下文接第二十七版

音樂豬耳朵



上文接第二十六版

而在亞洲經濟漸趨統合，市場潛力仍待開發的今日，不管是以利益或對音樂的執著為著眼點來考量，亞洲市場將是決定未來全球音樂工業勢力分佈的兵家要地，對主流或獨立廠牌皆然。除了 Restless 積極在部署搶灘計畫以外，滾石子公司魔岩唱片國際音樂製作部經理程港輝還舉了 Projekt、Hyperium 這兩個獨立廠牌為例，「他們甚至向我們提出辦音樂節的企畫」，「他們最大的意願是接觸東南亞，讓更多人認識他們的音樂，比讓其產品賣得好更令他們高興」。音樂節的構想也許太大了，目前時機尚未成熟，不過 Projekt 旗下的樂團 Eden 與 Black Tape for a Blue Girl 卻很有可能在今年造訪台灣。

然而，並不是每間唱片公司都像滾石有著雄厚的勢力，即使是跨國的五大大廠牌，也是把藝人在當地的銷售情形納入主要的參考指標，決定是否前往宣傳巡演。飛碟唱片國外部平面宣傳李玲珍就拿即將赴日演出的美國當紅樂團 Green Day 作例子，指出「母公司有發佈他們亞洲巡演的通知，飛碟本身也有擬一份建議案回復，不過因為 Green Day 專輯於台灣的銷售數目在全亞洲敬陪末座，結果台灣就被刪除到巡演行程之外了」。

代理 SST 等美國獨立名廠的水晶，最近在嘗試邀 SST 旗下藝人來台演出時，也遭遇到相同的困擾，國外部經理林志堅表示，SST 的人員對水晶開出來的建議名單感到相當詫異，「他們感到奇怪的是，怎麼你們會找這些連在美國都賣得不怎麼樣的樂團」，「他們希望你邀的是在美國、日本等地賣得較好的樂團」。受限於宣傳預算及損益率的考量，加上水晶有限的財務狀況，林志堅無奈地說：「目前較有可能來台灣的，只有 SST 老闆 Greg Ginn 本人的樂團」。

即使這些另類藝人在台灣的銷售情形有好有壞，像水晶代理的一些

產品的單項銷售數量不過四、五十張，林志堅也說：「另類樂團的演唱會只有個三五百人的情形本為常事，引進這樣的表演對銷售量的幫助有限」，可是為了改

變人們受中大型演唱會影響產生的刻板印象，讓樂迷們有機會一睹這些既沒錢拍演唱會錄影帶，又不可能上 MTV 的創作者現場表演，「先做看看」是起始的第一步。

在沒有經驗的情形下，有群人正硬著頭皮開始幹了起來。



非斷片試聽會

時值十二月初……好喜歡清晨在陽明山看著清晨時的台北市區，霧霧的，彷彿被層金沙灑上似的不真實，但隨著日光逐漸照透霧層後，一瞬間，那個熟悉的台北市再度映入眼中；心中不禁想到：啊，台北市又要開始它充滿活力的一天了，而此時在我心中響起的音節是陳明章為這次金馬外片「幻之光」所作的配樂。雖然這次非常遺憾地沒有看成「幻之光」，但陳明章特有的生命的、生活的、平易近人的、深沈的音樂仍可在我腦中徘徊不已……。

「聽故事的人」它分成四個部分——1. 雨水（七爺八爺動畫之配樂）2. 芒種（戀戀風塵的配樂片段）3. 生活映像、白露（戲夢人生配樂片斷）4. 大雪（幻之光配樂片斷）。

陳明章

文 / 林正欣

——「聽故事的人」

裡面除了「七爺八爺」和「幻之光」是第一次出現外，其它的「戀戀風塵」、「生活映像」、「戲夢人生」皆已出現發行過了，因此這次我就其中未曾發表過且是我最喜歡的「幻之光」的59幻影60出嫁61思念來談談。

「幻影」的編製非常簡單——只有鋼琴而已；錯落交織的琴鍵，透露著不經意的憂愁，但那只是一絲絲地需要你在他所營造的空間感中自己去慢慢體會。

「出嫁」在空心吉它、尼龍絃吉它、陶笛及不時加入些空靈的midi中營造出了強念的、豐沛的、濃濃的高般情緒……也許這就是「出嫁」時的那種說不出的感覺吧！

接下來是我可以花兩、三個小時就只在聽的「思念」，編制也很簡單，Acoustic 的吉它，南胡和 background 海潮的特殊音效；在兩小節又六拍的吉它聲之後帶著濃烈而令人低迴不已的南胡加了進來；天呀！我真是愛死這首曲子了，的確是

非常地「陳明章」。那濃得化不開的生命力源源滑進你心中，並在你腦中勾起了一些你已遺忘的心情、回憶、感覺，使你深深地耽溺其中無法自拔，尤其其中有南胡的 solo 我真是愛死了。

很明顯地陳明章又走出了他的新的一步，不論是音樂上或成就上，但不變的是他對人生、生命的深刻體驗及關懷。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幻之光」編曲的還有余大豪——即伍佰的 China Blue 中的鍵盤手。

非常期待 Sony 能出一張完整的「幻之光」配樂，而不再是這種大堆頭打爛仗的方式。

據說陳明章一個人一把吉它在日本時有人顛頭地對他說，聽到他彈出第一聲吉它，就不禁落淚；是啊！即使有著語言的隔閡，但，陳明章仍用他豐沛的、生活的人性的，就在你身旁可不經意發現的濃濃生命力感動了所有的人……。

一
壺
濁
酒
春
相
逢

整版文字 / 黃建中

這個謊，她一說就說了三十年。但似乎任何的謊言，在時間的洗滌下，總會露出破綻。
有一天晚上，她和朋友通電話，她朋友賭氣地問她：「你怎麼跟一個男人談戀愛？你怎麼談的？你愛怎麼談的？你愛怎麼談的？你愛怎麼談的？你愛怎麼談的？」她側頭想了想，便回答說自己正在跟女孩子談戀愛，所以一切細節都保密。從此，她開始了三十年來的謊言。

為了讓這個謊言能信服人，她不得不編造出一堆花邊消息：女友的情書、女友的花束、女友的戀愛史、女友最喜歡的 Kady Lan，每一項目都要編一大套話。有時她還會打電話，對她的朋友說女性新愛人除了朋友的朋友，還很漂亮。或者是邀請她朋友來家裡玩耍，假裝無意間讓她朋友發現女友留下的口紅、小紙片（其實這些都是她偷偷藏起來的）；甚至是半夜裡撥給朋友一通哽咽的電話，假裝跟愛人吵架，接著哭哭啼啼，她的朋友英英只好在電話的另一頭安慰她。

下次見面時，英英還追問她跟愛人後來怎麼了。
「我不願意告訴你，因為我愛的那個男人。」從第一個謊言起，她對研究人性產生了興趣。後來就說多了，竟駕輕就熟。英英那天突然問她，是不是跟女孩子談戀愛感覺比跟男生更好，她愣了一下，

「啊，英英。」
「怎麼了，上班時間電我？」
「我溜班出來跟我愛人逛街，正巧走到我最喜歡的商店。」

「真的？」英英口氣無限羨慕。
「沒人騙妳。」

「啊，幸福的妳們兩，幫我那一份選個夠。」
「OK，沒問題。」

這天下午，她被告白請去送文件到一家公司。她剛到樓上時，她忽然想起念頭打電話給英英。

「什麼事？」
「我在發覺。」

「三八。」
「我愛人說。」

「又不是他。」
「再見。」

「再見。」

打完電話，她開心得要命。在這樁虛構的愛情世界中，她可以扮演任何人物談戀愛，彌補了現實中的缺憾。奇特的是，它與現實生活同樣真實。一張絲絲縷縷的網上別滿了奇花異草。也許，她曾不只一次流露她正愛著一個人的事實，但是英英一聽看起來好像根本沒發現破綻的樣子。她會放著心以為天衣無縫，其實英英早已在腦子裡揭穿了真相。她也沒想到好朋友怎麼可能三十年沒見過她的愛人而絲毫覺得奇怪。簡而言之，這個故事是要告訴人們——愛是難的，同時也是容易的。

(下期待續)

最近看見某家電視台推出新節目，播映造勢廣告，一分鐘的廣告中播出了三個片段，一是一個男子趴在地上用嘴使勁去吹地上的保齡球，一是一人吸飽氣想要吹倒眼前的一排長蠟燭，剩下的一個片段我忘了，反正是主持人叫每位特別來賓做一些匪夷所思的怪事，然後看誰做得最好。這個節目的名字是「電視冠軍秀」。

看節目名稱，讓人不得不懷疑它是抄襲日本的「電視冠軍」(TVチャンピオン)。

曾經聽過好些朋友極力稱讚這個節目，親眼看了，也被深深吸引。「電視冠軍」已經將某一種技藝藝術化，提昇成爲一門準確科學，而比賽的過程，宛如支支的優美敘事詩，呈現於觀眾的面前。當觀眾知道參加比賽的人的確是擁有一門學問，真心誠意地報告出來，態度便會立刻尊重起來。

日本文化真是不可思議，精細到這地步！譬如有一回，是播出做點心比賽，五位競爭者被邀請來參加，想到「日本最會做點心的和果子師傅」的美名在前，每個人自然都使出了渾身解數，現場那個競爭可想而知十分激烈，可是大家的神氣很君子，頂多是皺著眉頭，顯出「怎樣才可以做出棒點心」的苦思樣。

師傅們的手藝令人屏息，才絕、藝絕、色香味美食製成盡在意料之外，他們只要稍有疏忽便被淘汰，競爭如是激烈卻氣氛平和，主持人則在一旁連聲讚嘆。我看著眾人的智慧隨著分秒一一展現，向我訴說著他們的學習，他們的幽默感，他們巧思的火花和他們所有美好的一切。

最後得獎的是高橋師傅的「豐收季」，他將點心做成各種蔬果的樣子，很可愛，他選擇這個題材，以秋末農地的豐收來象徵不虞匱乏的新的一年，並祝福所有的人。他做的東西除了神似，那種氣度... 閃亮... 令人心折... 不知該怎麼形容...

我想應該是氣度讓他得獎，讓人相信能將腸胃交付給這個人。

在見識過了日本人做節目的用心後，台灣版創意缺缺，更讓人覺得三家電視台愛學舌是源遠流長的懶惰虫世系的代表。拙劣的模仿只能叫人反胃，不能叫人被逗樂。

通訊九號：批評新節目

另翼通訊

年
年
山
水
有
今
日



POTS 零售點

1. 女書店 新生南路三段 56 巷 7 號 2 樓
2. 台灣的店 新生南路三段 76 巷 6 號
3. 書林 新生南路三段 88 巷二樓之五
4. 鼎典書房 新生南路三段 88 巷七樓之五
5. 台灣渥克 羅斯福路三段 210 巷 1-1 號
6. 文化雜貨 羅斯福路三段 240 巷 11 號
7. 漂流木 羅斯福路三段 316 巷 9 弄 4 號
8. 唐山書局 羅斯福路三段 333 巷 9 號 B1
9. 添地唱片行 羅斯福路四段 38 號 1 之 4 樓
10. 黎明書局 重慶南路一段 49 號
11. 建宏書局 重慶南路一段 63 號
12. 三民書局 重慶南路一段 61 號
13. 世界書局 重慶南路一段 99 號
14. 政大書局 指南路二段 64 號 (政大校內)
15. 今日書局 (政大) 指南路二段 129 號
16. 東森書局 指南路二段 123 號



毒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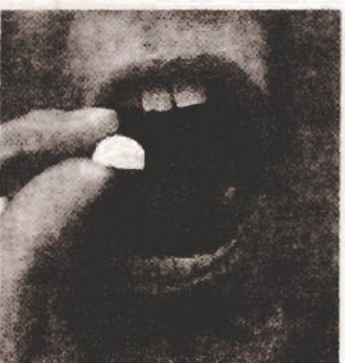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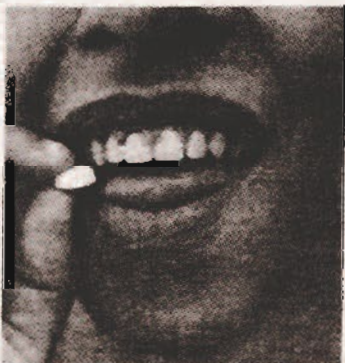
—大家來反反毒

總統大選之前，除了官方老是散佈的「以總統之名」的毒品外，我們熟悉的「毒品」、用毒經驗全部都被肅清而且像「匪諜就在你身邊」般的禁止。當然，最好笑的是每個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長官都會用那個可笑的姿勢說：「反毒」。

POTS 一如本名，開始推出年度大專題，並私自訂 1996 年為「反反毒」年。去年 (1994)，美國當地因大麻被捕的人將近五十萬人，現在，你曉得哈佛、耶魯的學生則為大學四年訂定毒品學習計畫？你知道荷蘭、加拿大、德國、美國的毒品政策還有正反兩派的辯論因由？你知道毒品與音樂、藝術、電影的關係嗎？你知道網路上的毒品討論區 (alt.drug.*) 已經在討論英國的社會自由主義的侷限和左派如何看待毒品的問題嗎？還有網路上、各種毒品的文獻資料、圖片、辯論、以及與警察捉迷藏的故事嗎？當然，你想知道各類的毒品的歷史、用藥 ABC、還有國家如何用它們來完成戰爭嗎？

最重要的，毒品的正當性並不單純在於身體自主權的掌握，而是逃逸社會集體控制的工具之一，因為它足以顯現國家政策的惡質文化與道德相悖的功利政策。

歡迎加入 POTS 毒品年 (截稿日期：一月 24 日)
 一、600 字內，描述你的用藥經驗 (來稿者絕對保密)
 二、300 字內，你贊成或反對毒品開放？有限度開放還是無限度開放？理由請充份且直接



17. 123 文化廣場 北市興隆路二段 220 巷 31 弄 24 號
18. 大大樹音樂 永康街 42 之 1 號
19. 今日書局 和平東路二段 49 之一號
20. 誠品 (世貿店) 信義路五段 2 號 B1
21. 昌彥唱片行 和平東路一段 266 號 6 樓之 1
22. TOWER (頂好) 忠孝東路四段 71-1 號二樓
23. 誠品 (敦化店) 台北市敦化南路 1 段 249 號 2F
24. 雲龍出版社 淡水鎮英專 56 號 (原知書房)
25. 誠品 (天母店) 中山北路七段 34 號 B1
26. 一發唱片行 士林區文林路 197 號
27. 搖滾萬歲 士林區文林路 468 號 2 樓
28. 非凡人物 松德路 153 號 1 號
29. 國立藝專合作社 學園路 1 號
30. 金石堂城中店 台北市重慶南路 1 段 119 號



31. 金石堂忠孝店 台北市忠孝東路 4 段 230 號
32. 金石堂站前店 台北市忠孝西路 1 段 78 號 1.2.3.F
33. 金石堂信義店 台北市信義路 2 段 196 號
34. 金石堂大直店 台北市大直街 62 巷 2 號
35. 金石堂淡水店 淡水鎮英專路 4 號
36. 金石堂民生店 台北市生東路 5 段 119 號
37. 金石堂士林 1 店 台北市文林路 121 號
38. 金石堂天母店 台北市天母西路 3 號之 35-52 / 2F 之 46-66
39. 金石堂新店店 新店市中正路 190 號
40. 金石堂莒光店 台北市西藏路 125 巷 9 號 1 樓
41. 金石堂寶慶店 台北市寶慶路 32 號 7F
42. 金石堂石牌店 台北市石牌路 2 段 46 號
43. 金石堂欣欣店 台北市林森北路 247 號
44. 金石堂士林 2 店 台北市基河路 15 號 3 樓 (金雞廣場)
45. 金石堂明德店 台北市忠孝東路 5 段 297 號 B1
47. 東海書苑 台中縣龍井鄉新興路 2 巷 2-1 號
48. 新生態藝術環境 台南市永福路二段 138 號 1 樓
49. JANURFER 台中綠川西街 135 號 5 樓 B50
50. 黎明書局 (機場) 桃園中正機場 (出境大廳內)
51. 新東陽桃園中正機場 (出境大廳內)

廣告

電台

★全景廣播電台 FM 91.3
週一至週六節目如下：
9:00 - 10:30 老人節目 (此時每日節目內容包括談心時間、自我成長、及老人醫療等)
10:30 - 12:00 婦女節目 (少數婦女、親子關係、婦兒醫療及自我成長)
17:00 - 18:00 院故事時間 (青少年時間)
22:00 - 24:00 瘋狂一家親 (唯一非營利性社區電台，一九九五年六月一日試播)

劃撥帳號：18535365
歡迎大家支持！
現場電話：7596262
行政電話：7596262
電台地址：忠孝東路五段510號24樓

★「婦女的愛與性」從廣播及有線電視雙重發生
時間：1.4起至三月底止，每週四上午10:20-11:20
於「人人電台」連續十三周播出。分別以婦女感染現況、女性的性需求、貞操是什麼、婦女愛滋防治、死角等為主題。
★「連綿有線電視台」
時間：1.4起至三月底止，在萬華區、中正區、大安區、10:45播出特別節目。

以上節目皆接受現場 call in。

劇場

萬蓓琳

學術

★ B-Side 小酒館劇場

「女節」
從一月下旬至二月中旬，「女節」PARTI - 「女人們在春天逢場作戲」，將推出五個女性創作者的作品。

我們之間心心相印 - 女朋友作品
時間：1.19 - 21 PM7:30 - 9:30
由「沙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製作、演出，魏瑛娟編導，主題：女性情誼及女同性戀。

NEXT

時間：1.24 - 25 PM8:30
由郭靜美編導，「河左岸」製作。

愛人系列 - 彼此擁抱或者自我擁抱
時間：1.31 - 2.1 PM8:30
「卡倫·比爾舞團」製作，王唯而、陳淑卿、陳素芬編舞，以三支舞碼表達女人對身體的感覺。

災難

時間：2.7 - 8
「集體劇團」[幸福版]由吳文翠演出，編導羅曲妃
在這世界上就是一場災難，而災難也可能會有幸福的感覺。

情境·對話 II - 你說我愛你
時間：2.13 - 15 PM8:30
台南「那個劇團」楊美英編導，透過飽滿的演員內在、簡約的環境裝置形塑某種清晰氛圍，將語言肢解重組以呈現其謬說性與不可信。

2月19日除夕，大家過年去，「女節」PART2在2月28日將再登場，屆時再繼續介紹精彩內容。

★台灣人物與歷史講座系列

1. 時間：1.18
主講者：陳芳明 (靜宜大學副教授)

2. 時間：2.8
主講者：黃昭堂 (日本昭和大學教授)

3. 時間：2.15
主講者：高俊明 (長老教會牧師)

4. 時間：2.29
主講者：邱義仁 (民進黨秘書長)

5. 時間：3.14
主講者：張炎憲 (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

主辦：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地點：北市漢口街一段1號6樓
查詢電話、傳真：(02) 7122836、(02) 7174593

★鄉土美術活動 - 「阿公阿婆來畫圖」

時間：1.5 上午9 - 12時
地點：中正紀念堂瞻仰大道
歡迎六十歲以上阿公阿婆報名參加，限額一百人。
報名請洽：板橋市莊敬路62號
或傳真：(02) 2510691

美術

/王錦華

★鄭在冬、于彭、許雨仁、郭娟秋〈人與土地四人繪畫聯展〉

時間：至 1.27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

讀曰：漢雅宜的四名憂鬱大將，包括畫面迷濛茫然的鄭在冬、水墨氤氳的于彭、漢刻畫心靈風光的郭娟秋、狂亂壓抑的許雨仁，哀樂中年的心緒，青春狂然為你去的生命詩歌。

★ Chizu KODAMA 〈 Gregory MOULINET 〉

時間：12.23 - 1.13

地點：伊通公園 (02 - 5077243)

★吳松明〈台北移民〉

時間：12.23 - 1.9

地點：彩田藝術中心 (02 - 7752968)

讀曰：吳松明刻人，沒有表情只有姿態的人；他說：雕刻需要用力敲打，讓他想起做工耕田的父親。鄉下來的孩子擠在台北鴿子籠裡，慌怠的罪惡感讓他四處遷移；也讓我們看到關於他的「台北移民」。

★郭雅眉〈穿越時空〉

時間：1.6 - 1.28

地點：臻品藝術中心 (04 - 2275272)

讀曰：十四年的靜修禪坐、十九年的陶藝創作，郭雅眉的陶藝在造型、釉色上超越時空限制，展現半浮離的飛簷、古井、窗櫺。

★社區藝文活動企畫人才研習進階營

時間：1.5 - 1.7 / 1.12 - 1.14 /

1.19 - 1.21

地點：劍潭青年活動中心/東海大學/東海大學對象：企業者/專業工作者/社區居民與團體

TEL:04 - 6321456

★張雨生·現場演唱

時間：1.12 (五) 20:00 開始入場

地點：Live A Go Go (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02)7622733

★刺客·現場演唱

時間：1.13 (六) 21:30 -- 12:30

地點：Boogie (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電話：(02)7696817

★王柏森、MIT 樂團、陳俊廷·現場演唱

時間：1.13 (六) 20:00 開始入場

地點：Live A Go Go (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02)7622733

★Phil 與他的無名樂團·現場演唱

時間：1.13 (六) 20:00 開始

地點：B-side (台北市愛國東路 71 號 B1)

電話：(02)3511607

★另類音樂在台灣·座談晚會

主講人：林志堅、楊建國、凌威、趙一豪(Sissey)、袁永興

時間：1.14 (日) 19:00 開始

地點：B-side (台北市愛國東路 71 號 B1)

電話：(02)3511607

哇——嗚，真不敢相信他們會把錢丟到水裡，由自立晚報主辦、台北之音、飛碟唱片協辦的這場另類年初盛會，儘管主講人們說得口水四濺，但要想改變本地的音樂生態，恐怕還是難上加難。倒是想看熱鬧、狂舞一夜的樂迷們，可以趁這個免費入場有喝有玩的機會，讓自己汗水淋漓。

★羅莉·卡森(Lori Carson)·新浪漫風情演唱會

(詳見本報內文報導)

時間：1.14 (日) 21:30 開始

地點：Live A Go Go (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02)7622733

★黃小琥·現場演唱

時間：1.11 (四) 20:00 開始入場

地點：Live A Go Go (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02)7622733

★廢五金·現場演唱

時間：1.4 (四) 20:30 -- 12:30

地點：Boogie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電話：(02)7696817

★黃小琥·現場演唱

時間：1.4 (四) 20:00 開始入場

地點：Live A Go Go (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02)7622733

★Wow - cow·現場演唱

時間：1.5 (五) 20:30 -- 12:30

地點：Boogie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電話：(02)7696817

★張雨生·現場演唱

時間：1.5 (五) 20:00 開始入場

地點：Live A Go Go (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02)7622733

★刺客·現場演唱

時間：1.6 (六) 20:30 -- 12:30

地點：Boogie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電話：(02)7696817

★王柏森、MIT 樂團、陳俊廷·現場演唱

時間：1.6 (六) 20:00 開始入場

地點：Live A Go Go (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02)7622733

★狗毛、毛細孔·現場演唱

時間：1.7 (日) 20:00 開始入場

地點：Live A Go Go (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民歌老歌·現場演唱

時間：1.10 (三)

21:30 -- 12:30

地點：Boogie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電話：(02)7696817

★MIT 樂團·現場演唱

時間：1.10 (三) 20:00 開始入場

地點：Live A Go Go (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02)7622733

★廢五金·現場演唱

時間：1.11 (四) 21:30 -- 12:30

地點：Boogie (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電話：(02)7696817



/張育章

★Wow - cow·現場演唱

時間：1.12 (五)

21:30 -- 12:30

地點：Boogie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電話：(02)7696817

唐山出版社

(台大附近)

島內最地下的社會科學
及人文學科專業書庫

開學期間

大特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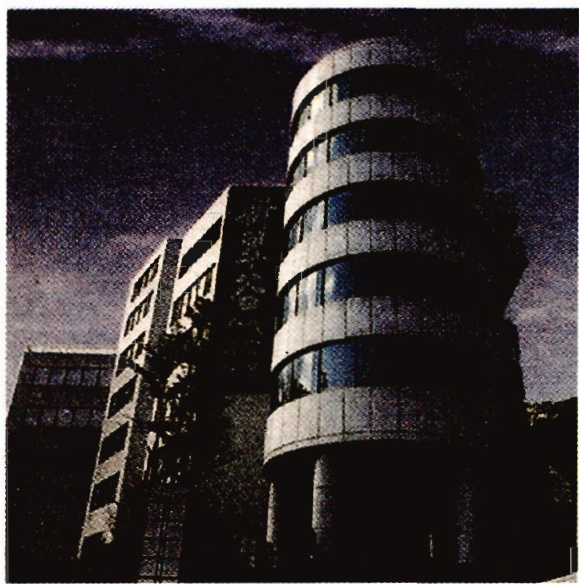
歡迎光臨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333 巷 9 號地下樓

電話：(02) 363 - 3072

報馬仔



世紀視野由此眺望

一個全方位的專業會議場所

新翠谷

會議休閒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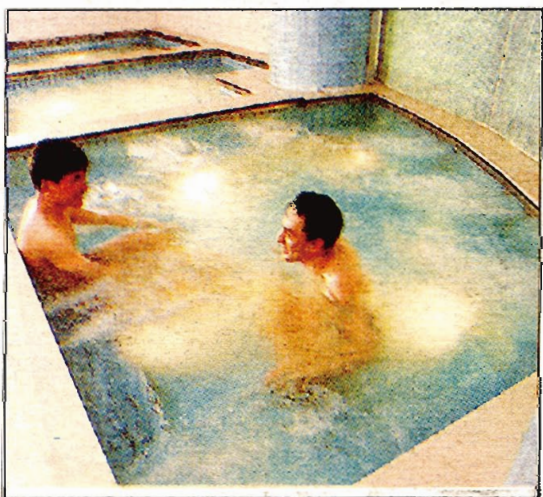
最專業的設備 最熱忱的服務

新翠谷成立於1994年6月中旬，位於台北坪溪風景線上，四面青山溪水環繞，是距台北市中心最近，交通最便利的會議休閒中心。具多元化設計的使用功能，專供各公司、機關團體舉辦各種型態的活動之用。新翠谷擁有可容納204人的國際會議廳。備有同步翻譯系統、同步錄放影設備、24軌音響系統、新聞記者席及各項先進會議設備。會議廳內採符合人體工學設計的高級座椅，即使長時間開會也不會覺得疲累。每張座椅均附有耳機、麥克風，另有活動桌板可做摘記，有助提高會議成效。其它各型會議室可容納8至100人，可依不同的會議規模，變化場地佈置、隔間，便於分組討論。各會議室採景優美，陽光輕灑，在大自然氣氛中進行的會議，更有效率且輕鬆愉快。



忙碌、緊張的生活步調，何不給自己一天~放輕鬆

新翠谷有室內溫水游泳池，男女三溫暖、健身房、卡拉OK、撞球台等設施，提供完備的休閒活動。讓您徹底放輕鬆！



感受尊榮 體驗不凡

典雅尊貴套房及浪漫雅緻雙人房，讓您體驗不同的休閒享受！

新翠谷會議團體住宿提供2~6人客房，內部陳設皆採用熱帶風情藤製傢俱，舒適自在。內部隔間別出心裁，每間均有客廳、餐廳、客房及衛浴設備，讓與會者在會後閒暇時可以舒暢身心。開會像渡假，舒適又自在！

品味知性 雅緻空間

新翠谷在餐飲方面有精心設置的中、西餐廳；五星級名廚手藝，為您提供美味料理，無論大宴小酌、婚宴喜慶、尾牙聚餐，均能讓賓主盡歡。在容納二百餘人的宴會廳內可用餐、跳舞，更可高歌一曲，歡樂的氣氛，使活動更加圓滿。於浪漫雅緻的西餐廳內，享用各式簡餐，品嚐精美下午茶點心。談心、洽公。輕鬆愜意。

新



谷



新翠谷提供專業、知性、健康的設備與服務
由衷的期待您的光臨與指教。歡迎來電洽詢

台北縣深坑鄉新埤內11號
TEL: (02) 662-9238
FAX: (02) 662-7145 · 662-9245